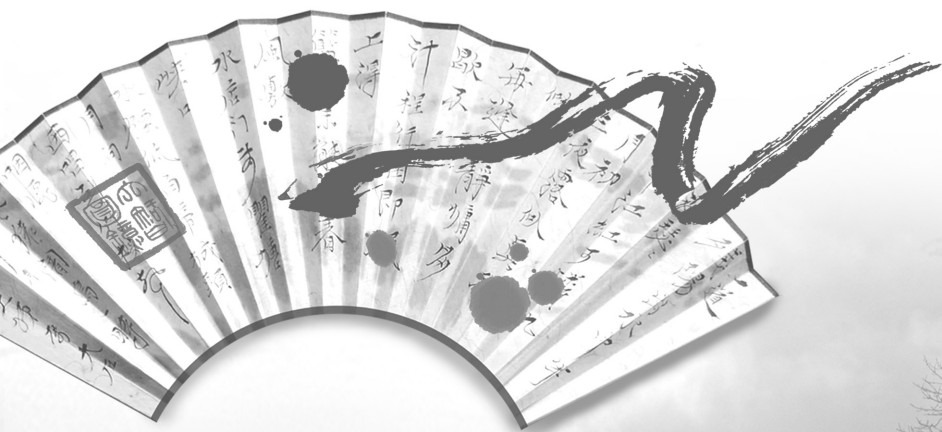


淨空法師 選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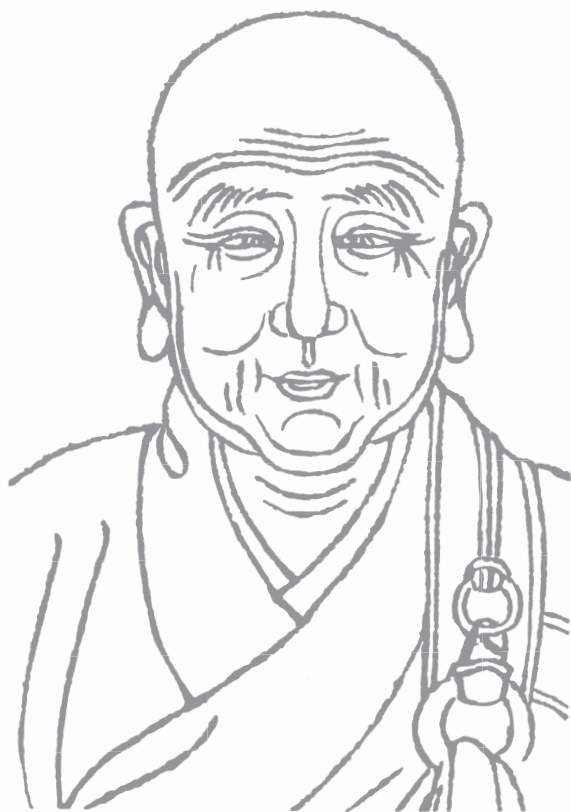
憨山大師法語

釋淨空敬題



2013年新校訂排版·高雄淨宗學會出版組

慈山大師像



威威堂堂澄澄湛湛不設
懸山老人自贊
城府全無涯岬氣蓋乾坤
目撐雲漢派落今事門頭
不出威音那畔無論為俗
為僧肩頭不離扁擔若非
佛祖奴郎定是覺場心取
不入大冶紅爐誰知他是
鐵漢只待彌勒下生方了
這重公案

後學寬石余謙敬書



儼身肉師大凶慙



憨山大師於天啓二年七十六歲

圓寂於南華寺

圓寂後二十二年荆龐鬚

眉增長如入禪定

由身現供奉於曲江南華

寺
法學寬在余謙又誌



憨山大師法語目錄

答鄭崑巖中丞	1
將之雷陽舟中示奇侍者	15
示優婆塞結念佛社	17
示本淨貴禪人	20
示法錦禪人	23
示性淳禪人	26
示妙湛座主	29
示馮生文孺（庚子）	31
示曾生六符（壬寅）	34
示舒中安禪人住山	35

示極禪人（辛丑）	3
示念松通禪人	4
示懷愚修禪人	2
示西樵居士（吉水人）	3
示陳生資甫（吉水人）	3
示離際肇禪人	5
示懷愚修堂主	8
示容玉居士（甲辰）	0
示慧侍者	5
示鄧司直	7
示周暘孺	2
示舒伯損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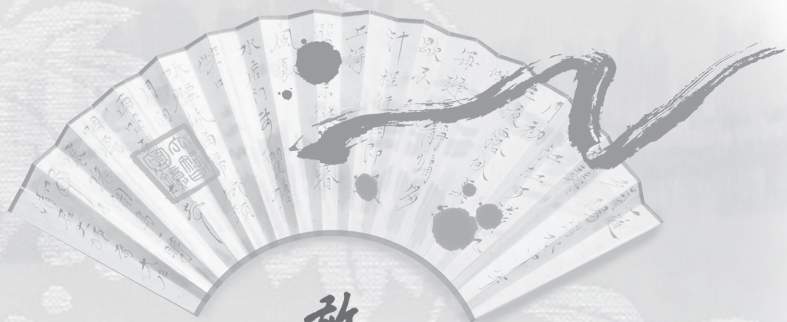
示文軫	6
示劉平子	7
示梁騰霄	0
示游覺之	2
示優婆塞王伯選	3
示梁仲遷 (甲寅)	4
示劉仲安 (癸丑冬)	6
示智海岸書記 (乙卯)	7
示劉存赤 (乙卯)	0
示鍾衡穎	3
示袁大塗	6
示顥愚衡禪人 (丙辰)	9

示李福淨	9
示段幻然給諫請益	9
示靈源覺禪人	10
示蘄陽宗遠庵歸宗常公	10
示董智光	10
示聞汝東	11
示譚梁生	11
示曹士居	11
示馮延齡	11
示王鹿年（丁巳元旦六日）	11
示在顯侍者	11
示朱素臣	17

示沈止止	118
示澹居鎧公	119
示念佛切要（在雲棲為聞子將子與母氏說）	121
示玄津壑公	124
示了無深禪人	127
示吳江沈居士	128
示王子顯	129
示旅泊居士沈豫昌	132
示顏仲先持準提咒	133
示孫誦白	135
示陸將軍（名世顯號鎮湖）	136
示六如坤公	138

示西印淨公專修淨土	143
示魏聖期	145
示淨心居士	147
示沈大潔	149
示陳善人	152
示盛蓮生	154
示吳啟高	156
示無知鑑禪人	158
示徐清之	160
示凝畜通禪人	162
答德王問	163
示蕭玄圃宗伯 （天啟癸亥冬十月初六日從此絕筆）	180

示黃惟恆	182
示馬居士	184
示王生求受戒更字	186
示周子潛	188
示吳公敏	190
示澄鋹二公	191
示杜生	192



憨山大師法語

淨空法師 編輯

選自《憨山老人夢遊集》

誓願宏深十方
共讚
慈悲廣大九界
同歸
了君大事唯
修淨
暢佛本懷在
往生

印光大師句

釋淨空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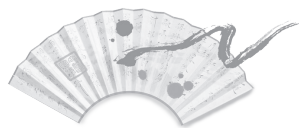
憨山大師法語

侍者福善口錄 門人通炯編輯

嶺南弟子劉起相重校 民國釋淨空選輯

◎ 答鄭崑巖中丞

若論此段大事因緣，雖是人人本具，各各現成，不欠毫髮。爭奈無始劫來，愛根種子，妄想情慮，習染深厚，障蔽妙明，不得真實受用；一向只在身心世界妄想影子裏作活計，所以流浪生死。佛祖出世，千言萬語，種種方便，說禪說教，無非隨順機宜，破執之具，元無實法與人。所言修者，只是隨順自心，淨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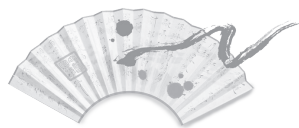
憨山大師法語

淨空法師 選輯

妄想習氣影子，於此用力，故謂之修；若一念妄想頓歇，徹見自心，本來圓滿光明廣大，清淨本然，了無一物，名之曰悟。非除此心之外，別有可修可悟者。以心體如鏡，妄想攀緣影子，乃真心之塵垢耳，故曰「想相為塵，識情為垢」；若妄念消融，本體自現，譬如磨鏡，垢淨明現。法爾如此，但吾人積劫習染堅固，我愛根深難拔。今生幸托本具般若，內熏為因，外藉善知識引發為緣，自知本有，發心趣向志願，了脫生死。要把無量劫來，生死根株，一時頓拔，豈是細事！若非大力量人，赤身擔荷，單刀直入者，誠難之難。古人道，「如一人與萬人敵」，非虛語也！大約末法修行人多，得真實受用者少；費力者多，得力者少。此何以故？蓋因不得直捷下手處。只在從前聞見知解言語上，以識

情搏量，遏捺妄想，光影門頭做工夫；先將古人玄言妙語蘊在胸中，當作實法，把作自己知見。殊不知此中一點用不著，此正謂「依他作解，塞自悟門」。如今做工夫，要先剷去知解，的的只在一念上做。諦信自心，本來乾乾淨淨，寸絲不掛；圓圓明明，充滿法界。本無身心世界，亦無妄想情慮。即此一念，本自無生；現前種種境界，都是幻妄不實，唯是真心中所現影子。如此勘破，就於妄念起滅處，一覷覷定。看他起向何處起，滅向何處滅！如此著力一拶，任他何等妄念，一拶粉碎，當下冰消瓦解；切不可隨他流轉，亦不可相續。永嘉謂「要斷相續心」者，此也。蓋虛妄浮心，本無根緒；切不可當作實事，橫在胸中。起時便咄，一咄便消；切不可遏捺，則隨他使作，如水上葫蘆。只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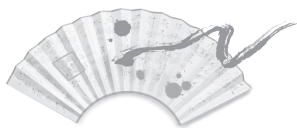
憨山大師法語

淨空法師 選輯

把身心世界撇向一邊，單單的提此一念，如橫空寶劍，任他是佛是魔，一齊斬絕；如斬亂絲，赤力力挨拶將去。所謂「直心正念真如」，正念者，無念也；能觀無念，可謂向佛智矣！修行最初發心，要諦信唯心法門。佛說「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多少佛法，只是解說得此八個字。分明使人人信得及，大段聖凡二途，只是唯自心中迷悟兩路；一切善惡因果，除此心外，無片事可得。蓋吾人妙性天然，本不屬悟，又何可迷！如今說迷，只是不了自心本無一物，不達身心世界本空，被他障礙，故說為迷。一向專以妄想生滅心，當以為真，故於六塵境緣，種種幻化，認為實。如今發心趣向，乃返流向上一著，全要將從前知解，盡情脫去，一點知見巧法用不著。只是將自己現前身心世界，一眼

看透，全是自心中所現浮光幻影，如鏡中像，如水中月；觀一切音聲，如風過樹，觀一切境界，似雲浮空，都是變幻不實的事。不獨從外如此，即自心妄想情慮，一切愛根種子，習氣煩惱，都是虛浮幻化不實的。如此深觀，凡一念起，決定就要勘他箇下落；切不可輕易放過，亦不可被他瞞昧。如此做工夫，稍近真切；除此之外，別扯玄妙知見巧法來逗湊，全沒交涉。就是說做工夫，也是不得已，譬如用兵，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古人說參禪提話頭，都是不得已，公案雖多，唯獨念佛審實的話頭塵勞中極易得力。雖是易得力，不過如敲門瓦子一般，終是要拋卻，只是少不得用一番。如今用此做工夫，須要信得及，靠得定，咬得住，決不可猶豫。不得今日如此，明日又如彼，又恐不





憨山大師法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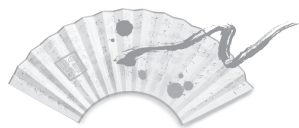
淨空法師 選輯

得悟，又嫌不玄妙；者些思算，都是障礙，先要說破，臨時不生疑慮。至若工夫做得力處，外境不入，唯有心內煩惱，無狀橫起；或慾念橫發，或心生煩悶，或起種種障礙，以致心疲力倦，無可奈何。此乃八識中，含藏無量劫來，習氣種子，今日被工夫逼急，都現出來。此處最要分曉，先要識得破，透得過；決不可被他籠罩，決不可隨他調弄，決不可當作實事。但只抖擻精神，奮發勇猛，提起本參話頭，就在此等念頭起處，一直捱追將去；我者裏元無此事，問渠向何處來，畢竟是甚麼，決定要見箇下落。如此一拶將去，只教神鬼皆泣，滅跡潛踪，務要趕盡殺絕不留寸絲；如此著力，自然得見好消息。若一念拶得破，則一切妄念，一時脫謝，如空華影落，陽燄波澄；過此一番，便得無量輕

安，無量自在，此乃初心得力處，不為玄妙。及乎輕安自在，又不可生歡喜心；若生歡喜心，則歡喜魔附心，又多一種障矣！至若藏識中習氣愛根種子，堅固深潛，話頭用力不得處，觀心照不及處，自己下手不得；須禮佛誦經懺悔，又要密持呪心，仗佛密印以消除之。以諸密呪皆佛之金剛心印，吾人用之，如執金剛寶杵，摧碎一切物，物遇如微塵。從上佛祖心印祕訣，皆不出此，故曰：「十方如來，持此呪心，得成無上正等正覺。」然佛則明言；祖師門下恐落常情，故祕而不言，非不用也。此須日有定課，久久純熟，得力甚多，但不可希求神應耳！

凡修行人，有先悟後修者，有先修後悟者；然悟有解證之不同。若依佛祖言教明心者，解悟也，多落知見，於一切境緣，





憨山大師法語

淨空法師 選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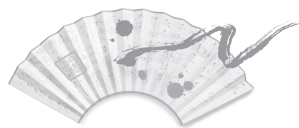
多不得力；以心境角立，不得混融，觸途成滯，多作障礙，此名相似般若，非真參也。若證悟者，從自己心中樸實做將去，逼拶到水窮山盡處，忽然一念頓歇，徹了自心；如十字街頭見親爺一般，更無可疑，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亦不能吐露向人，此乃真參實悟。然後即以悟處融會心境，淨除現業流識，妄想情慮，皆鎔成一味真心，此證悟也。此之證悟，亦有深淺不同。若從根本上做工夫，打破八識窠臼，頓翻無明窟穴，一超直入，更無剩法。此乃上上利根，所證者深；其餘漸修，所證者淺。最怕得少為足，切忌墮在光影門頭。何者？以八識根本未破，縱有作為，皆是識神邊事，若以此為真，大似認賊為子；古人云，「學道之人不識真，只為從前認識神，無量劫來生死本，癡人認作本來

人」，於此一關最要透過。所言頓悟漸修者，乃先悟已徹，但有習氣，未能頓淨；就於一切境緣上，以所悟之理，起觀照之力，歷境驗心。融得一分境界，證得一分法身；消得一分妄想，顯得一分本智。是又全在綿密工夫，於境界上做出，更為得力。

凡利根信心勇猛的人修行，肯做工夫，事障易除，理障難遣。此中病痛，略舉一二。

第一不得貪求玄妙：以此事本來平平貼貼，實實落落，一味平常，更無玄妙。所以古人道，「悟了還同未悟時，依然只是舊時人，不是舊時行履處」，更無玄妙；工夫若到，自然平實。蓋由吾人知解習氣未淨，內熏般若；般若為習氣所熏，起諸幻化，多生巧見，綿著其心，將謂玄妙，深入不捨。此正識神影明，分





憨山大師法語

淨空法師 選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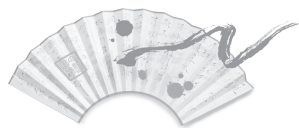
別妄見之根；亦名見刺，比前粗浮妄想不同，斯乃微細流注生滅；亦名智障，正是礙正知見者。若人認以為真，則起種種狂見，最在所忌。

其次不得將心待悟：以吾人妙圓真心，本來絕待，向因妄想凝結，心境根塵，對待角立，故起惑造業。今修行人，但只一念放下身心世界，單單提此一念向前，切莫管他悟與不悟；只管一念步步做將去，若工夫到處，自然得見本來面目，何須早計！若將心待悟，即此待心，便是生死根株，待至窮劫，亦不能悟；以不了絕待真心，將謂別有故耳！若待心不除，易生疲厭多成退墮，譬如尋物不見，便起休歇想耳。

其次不得希求妙果：蓋衆生生死妄心，元是如來果體。今在

迷中，將諸佛神通妙用，變作妄想情慮，分別知見；將真淨法身變作生死業質；將清淨妙土，變作六塵境界。如今做工夫，若一念頓悟自心，則如大冶紅鑪，陶鎔萬象；即此身心世界，元是如來果體，即此妄想情慮，元是神通妙用，換名不換體也。永嘉云：「無明實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若能悟此法門，則取捨情忘，欣厭心歇，步步華藏淨土，心心彌勒下生。若安心先求妙果，即希求之心，便是生死根本，礙正知見；轉求轉遠，求之力疲，則生厭倦矣！

其次不可自生疑慮：凡做工夫，一向放下身心，屏絕見聞知覺，脫去故步；望前眇冥，無安身立命處，進無新證，退失故居。若前後籌慮，則生疑心，起無量思算，較計得失；或別生臆



憨山大師法語

淨空法師 選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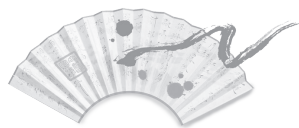
見，動發邪思，礙正知見。此須勘破，則決定直入，無復顧慮。大槩工夫做到做不得，正是得力處，更加精采，則不退屈，不然則墮憂愁魔矣！

其次不得生恐怖心：謂工夫念力急切，逼拶妄想一念頓歇，忽然身心脫空，便見大地無寸土，深至無極，則生大恐怖；於此若不勘破，則不敢向前。或以此豁達空，當作勝妙；若認此空，則起大邪見，撥無因果，此中最險。

其次決定信自心是佛：然佛無別佛，唯心即是。以佛真法身，猶若虛空，若達妄元虛，則本有法身自現，光明寂照，圓滿周徧，無欠無餘，更莫將心向外馳求。若捨此心別求，則心中變起種種無量夢想境界；此正識神變現，切不可作奇特想也。然吾

清淨心中，本無一物，更無一念；凡起心動念，即乖法體。今之做工夫人，總不知自心妄想，元是虛妄。將此妄想，誤為真實，專只與作對頭；如小兒戲燈影相似，轉戲轉沒交涉，弄久則自生怕怖。又有一等怕妄想的，恨不得一把捉了，拋向一邊；此如捕風捉影，終日與之打交滾，費盡力氣，再無一念休歇時。纏綿日久，信心日疲，只說參禪無靈驗，便生毀謗之心；或生怕怖之心，或生退墮之心，此乃初心之通病也。此無他，蓋由不達常住真心，不生滅性，只將妄想認作實法耳，者裏切須透過。若要透得此關，自有向上一路。只須離心意識參，離妄想境界求；但有一念起處，不管是善是惡，當下撇過，切莫與之作對。諦信自心中，本無此事，但將本參話頭，著力提起，如金剛寶劍，魔佛皆





憨山大師法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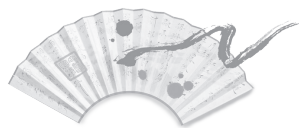
淨空法師 選輯

揮。此處最要大勇猛力，大精進力，大忍力；決不得思前算後，決不得怯弱。但得直心正念，挺身向前，自然巍巍堂堂，不被此等妄想纏繞，如脫鞴之鷹；二六時中，於一切境緣，自然不干涉，自然得大輕安，得大自在，此乃初心第一步工夫得力處也。

已上數則，大似畫蛇添足，乃一期方便語耳；本非究竟，亦非實法。蓋在路途邊，出門一步，恐落差別歧徑，枉費心力，虛喪光陰。必須要真正一門，超出妙莊嚴路；所謂「行步平正，其疾如風」，其所行履，可以日劫相倍矣！要之佛祖向上一路，不涉程途；其在初心方便，也須從者裏透過始得。

◎將之雷陽舟中示奇侍者

佛祖教人於生死中，頓證無生法忍；且每怪其於無生中，妄見生滅。此語如對市人說夢事，聞者非不明日張膽，但未證真耳。要之所說非所聞，所聞非所見也。古人貴實證者，直欲於生死法中，親切勘破而已，非別有奇特處也。嘗見小兒怕鬼者，每於夜中行，恍然一物隨之，大生驚怖。雖慈母善諭本無，亦未之信，必待其自信不疑而後止。苟自至不疑之地，縱假鬼怖之，將一笑而釋矣！余昔遊塞上，同健兒乘馬夜行，道傍一石，馬忽見而大驚，幾墮地；爾乃頓轡奮力鞭策，遶石周行數十匝，仍引熟視良久，方縱逸而去，馬自是遇物皆不驚。余因是知道人遊生死



憨山大師法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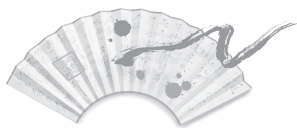
淨空法師 選輯

險道，歷境驗心，必如是而後已。是故華嚴以善財表證，其所歷百城，參多知識；至於刀山火聚，亦遲回待勸而後入，及入之果得清涼大解脫門。此其策馬繞石，令其熟視之謂耶！由是觀之，佛祖殊無他長，蓋能熟視世間相者耳！世人所驚怖者，非生死禍患乎；佛祖乃欲令人於中證無生忍，且又明言於無生中妄見生滅。噫！此果何謂哉？苟非熟視自到不疑之地，吾意雖慈尊善諭，殆亦難免驚怖也！余比以宏法罹難，上千 聖怒，如白日雷霆，聞者掩耳。自被逮以至出離，二百餘日，備歷苦事不可言。從始至終，自視一念歡喜心，竟未減於平昔，觀者莫不驚異為非常。然而生死禍患，他人故為余驚矣；及視余不減歡喜心，乃又驚。余不驚其所驚，而人驚其所不驚，是或有道焉！奇侍者，不

遠三千里赴難，問余於幽獄；已而荷蒙 聖恩，貶竄嶺南，奇乃伴行舟中，遂書此為別。嗟乎！生死險道，正在所驚，其無聞我歡喜心如夢事耶！異時驗子於寂滅場中，無以今日之言為夢語。

◎示優婆塞結念佛社

惟吾佛住世，說法利生，四衆人等，各皆得度。隨機教化，各有方便，普令獲益；譬若時雨，三草二木，無不蒙潤，隨分充足，各得生長。是故法有千差，源無二致。然以佛性而觀衆生，則無一生而不可度；以自心而觀佛性，則無一人而不可修。但衆生自迷而不知，又無真正善知識開導，故甘墮沈淪，枉受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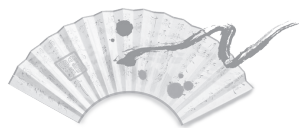
憨山大師法語

淨空法師 選輯

苦耳。所以盧祖初至，黃梅問何處人，答曰：「嶺南人。」黃梅道：「獺獠亦有佛性耶？」祖曰：「人有南北，佛性豈有二耶！」自此一語，如雷驚群蟄，流布人間；知之者希，悟之者鮮。是則嶺南為禪道佛法之源頭，爰自盧祖演化，道被中原；而門庭之前，竟埋荒草，寥寥幾千載矣！談者皆謂非善根地，是不達佛性之旨耳。余蒙 恩遣雷陽，以丙申春；至秋來五羊，壘壁間注稜伽經完。戊戌夏，即為諸來弟子演說，每一座中，見諸善男子輩，疊疊而來，余深嘉之。未幾有善士十餘人作禮，願乞教授優婆塞五戒法，余欣然應請，即為羯磨。自是歸心日誠，聽法彌篤。余哀其未悟，愍其不達進修自度工夫，因授以念佛三昧；教以專心淨業，痛厭苦緣，歸向極樂。月會以期，立有規制，以三時

稱名禮誦懺悔為行；欲令信心日誠，罪障日消，必以往生為願。果能此道，雖在塵勞，可謂生不虛生，死不浪死，豈非真實功行哉！然佛者覺也，即衆生之佛性；以迷之而為衆生，悟之即名為佛。今所念之佛，即自性彌陀；所求淨土，即唯心極樂。諸人苟能念念不忘，心心彌陀出現，步步極樂家鄉；又何必遠企於十萬億國之外，別有淨土可歸耶！所以道「心淨則土亦淨，心穢則土亦穢」。是則一念惡心起，刀林劍樹縱然；一念善心生，寶地華池宛爾。天堂地獄，又豈外於此心哉！諸善男子，各諦思惟！應當痛念生死事大，無常迅速，一失人身，萬劫難復。日月如流，時不可待；儻負此緣，當面錯過，大限臨頭，悔之何及！各宜努力，珍重珍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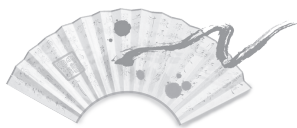


◎ 示本淨貴禪人

禪人寶貴，以守護佛法為心。初書金字法華諸經，募造旃檀釋迦彌陀二聖像成，居端州之鼎湖。時往來五羊，稽首請益，予示之曰：吾佛有言：「諸法從緣生，諸法從緣滅。」是知一切諸法，緣會而生。緣會而生則未生無有，未生無有則雖有而性常自空，性空則諸法本無自性矣！故曰：「知法常無性，佛種從緣起。」能達緣起無性者，則為成佛真種矣！善哉佛子！汝之所書諸經者，法也。所造旃檀如來者，佛也。以汝之信力為因，托諸所化為緣，是則佛從緣起而法亦從緣起；於法性中法即佛，而佛即法也。第不審果了此法性空乎？性不空乎？若言其性空，則

現見佛之相好莊嚴，畢竟光明熾盛，絕如寶山；而華嚴八十一卷靈文，三十九品之次第，五周因果之行布，四十二位之森嚴，不欠一字；法華之三周授記，懺法之諸佛洪名，不少一人。燦然滿目，煥乎全彰，謂之性空無物可乎！若言其性不空，方其緣之聚也，則紙自紙、墨自墨、金自金、而香自香。如是紙墨，皆為世諦流布；如是金香，皆為惡業莊嚴。如是佛法之名，又何從而有耶；求其本無，則性自空矣！方其今之緣聚也，即以世諦之金香而為佛，即以世諦之紙墨而為經；然紙墨之相不異當時，體不增於昔日。而佛法之名既彰，則敬慢之心懸隔；其助成之人，雖不改於故武，而善惡之機天淵矣！由是觀之，則一切諸法，本無自性，從緣會而生者明矣！斯則能達此佛此法，本無自性，則為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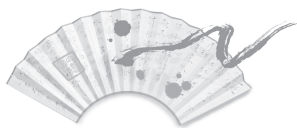
憨山大師法語

淨空法師 選輯

佛真種矣！而汝所作種種諸勝緣，不審達無性而作耶？不達無性而作耶？由作而後得無性耶？若達無性而作，則佛法在己而不在物。若不達無性而作，則佛法在物而不在己。若由作而後達無性者，則己與物皆無性矣！達己無性，則無能作之人；達法無性，則無所作之法。人法雙空，是非齊泯，則己與物皆無跡矣，又從何而分別耶！如是則功德不可思議，菩提亦不可思議。佛子！如是而知，則為真知；如是而作，則為妙行。否則以思惟心而作難思之佛事，譬如手把螢火而燒須彌，祇益自勞，又何從而究竟耶！善哉佛子！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應如是作，應如是持，可謂善超諸有矣！

◎示法錦禪人

法錦自言性多瞋習，老人因以方便調伏，而示之以忍辱法門，更為開導之曰：永嘉大師有言：「我師得見然燈佛，多劫曾為忍辱仙。」是知忍之一行，為成佛之第一妙行也。故我師釋迦老子，生生世世，為提婆達多之所謗害；至於今生出世種種破法，無所不至，甚而殺害其命者非一。及法華會上為其授記作佛，且曰：「我之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勝妙功德，皆由提婆達多善知識故之所成就。」豈非以忍之一行，為成佛之要行耶！又云：「昔我於歌利王割截身體，我於爾時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若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然燈佛即不與我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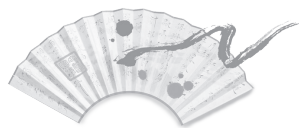
憨山大師法語

淨空法師 選輯

記。」由是觀之，一切衆生生死苦具，皆以有我而成；無上菩提，福慧莊嚴，皆以無我而至。以我與物敵故是非生，是非生則愛憎立，愛憎立則喜怒滋；自性濁而心地昏，心地昏則諸惡長，諸惡長則衆苦集，衆苦集而生死長矣！是皆從我之所致。甚矣我之為害，譬如嚴城堅兵，豈易破哉！老氏有言曰：「柔勝剛，弱勝強。」此蓋忍行之初地也。衆生恃其我見堅牢難破，所以一言之逆不能受，一事之違不能安，一饑一寒之不能耐，一念之欲不能淨，斯皆不知忍之方，徒增我見之執耳。所以佛教諸弟子修和合行，又曰：「苦法忍、苦法智。」又曰：「無生法忍，八地乃得。」是知從生法忍忍至無生，則妙行圓佛果成矣！忍之一行豈淺淺哉！故曰：「凡有所作皆當忍之。」是則舉心動念處以忍試

之，舉足動步處以忍先之，折旋動容處以忍持之，喜怒哀樂處以忍驗之；如斯則心有不敢妄動，身有不敢妄作，事有不敢妄為，情有不敢妄發。故老氏曰：「不敢為天下先。」不敢即忍之異名；由不敢為天下先，故忍為成佛第一行。如此則忍大而我小，故忍能衣被於我亦能衣被於物，自利利他之德無出此者。故曰：「柔和忍辱衣。」謂是故也。禪人求法語，故余題之曰：「忍辱為衣。」禪人勉而行之，其無以為口頭話，且又無以此為博飯具也。





憨山大師法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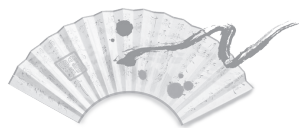
淨空法師 選輯

◎ 示性淳禪人

若論此事，如青天白日，十字街頭，長安路上，往往來來，誰不靚面相呈，何曾瞞昧絲毫；又如杲日麗天，山河大地，草木昆蟲，鱗甲羽毛，飛潛動植，誰不通同受用！至若生盲，雖從來不見，亦未嘗不蒙利益也。何獨於汝分上有所欠缺隱昧，又勞汝費草鞋錢登山涉水，遠遠迢迢尋師覓友，偏向深山窮谷中求之，而後得耶！汝但自己不解，向腳跟下一步勦絕命根，被他無量劫來，種種戲論習氣所弄。恰似白日被鬼迷之相，兩眼睜睜，開口向人胡言亂語，竟不知從何處發來，亦不知誰之所使；終日竟夜，淹淹纏纏，隨波逐浪，波波劫劫，更不知所作何事，亦不知

自己本來是甚麼人。及至忽然夢省，亦自大生慚愧，甚至扼腕頓足切齒椎心，恨不能因地跳向佛祖頂顛上行；及乎遇境逢緣，眨眼之間，不覺墮入黑山鬼窟去也。此乃天下有志學道之人通病，豈獨禪人為然！然其病根，直在不了自心，但為習氣所弄耳。老人生平有志此一大事，恨般若緣淺，習氣偏厚，又無如古之真正明眼知識鑪鞴。且自發志出家，操方學道以來，以至入山冰雪寒巖，一至萬死一生之地，於中種種伎倆知解，向者裏一毫用不著；唯獨於冷地納被蒙頭時，忽然覷得父母未生前一點消息，便回視昔之種種顛倒，皆夢中事耳。且復自恨為他業緣牽引，墮入種種幻化境界，至濱萬死而獲一生，所賴凍餓中博得一點孤光，處處受用；種種逆順境界，以此為鑪冶鉗錘，煅煉習氣，羸重緣





憨山大師法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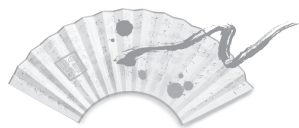
淨空法師 選輯

影塵垢耳。即今生死關頭未知何如，禪道佛法，未必能會。至若的信自心，不向他求一著，以此為消磨歲月之具，其他復何容啟齒哉！禪人今日行矣！即求老人法語，一似含元殿裏覓長安。若向自己腳跟未動步一著解，提得起，放得下，乃至日用見色聞聲，未開眼時，未入耳時，早能耳親眼辨；決不向生死窠中，習氣隊裏，頭出頭沒。此所謂「不涉途程，一步早已超過」，則佛祖亦無挨身處，閻老子豈奈伊何！如此，方不負雪浪開導之恩，亦不負自己百劫千生帶來者一點種子，不被三毒習氣熏蒸爛；亦不負老人今日向戈戟場中為汝出氣。其或未然，縱使學得三藏十二部更有何益；如昔為人縱能穿衣喫飯，更喚作甚麼人！即老人今日之語，大似木人穿屨，石女戴帽耳。古人云，「初秋行

腳」；汝等諸人，只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且道如何是無寸草處？參參參！

◎示妙湛座主

從上古人出家，本為生死大事；即佛祖出世，亦特為開示此事而已。非於生死外別有佛法，非於佛法外別有生死。所謂「迷之則生死始，悟之則輪迴息」，是知古人參求，只在生死路頭討端的求究竟；非離此外，別於紙墨文字三乘十二教中，當作奇特事也。所以達摩西來不立文字，只在了悟自心；以此心為一切聖凡十界依正之根本也。全悟此心則為至聖大乘，少悟即為二乘，



憨山大師法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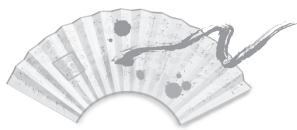
淨空法師 選輯

不悟即為凡夫；若悟而不存，證而無得，即為超聖凡出生死之向上一路矣！近代學人去聖逾遠，不見古人真實行履，向日用現前境界，生死岸頭一一透過。即此日用，不離一法，不住一法，處處不輕放過，便是真切工夫；即此目前一切聲色逆順愛憎境界，一一透得過處，便是真實悟門；即此悟處頭頭法法，便是真實佛法。非是聽座主撞鐘擊鼓，登華座，開大口，學野干鳴，側耳低頭，閉目披衣時，方為佛法也。所以善財童子，南歷百城，參禮佛刹微塵數諸善知識；故得開悟，塵塵刹刹諸解脫法門。然法門固無論，即善知識，安得有刹塵之多多耶！殊不知刹刹塵塵者，乃吾人日用妄想念慮情塵也。苟能於日用起心動念處，情根固結處，愛憎交錯難解處，貪瞋癡慢種種習氣難消磨處，就於根本痛

處筍錐，一一勘破，一一透過；如此便是真實知識，當下即登無礙自在大解脫無上法門。捨此外更有何知識可參，更有甚奇特法門可入耶！

◎示馮生文孺（庚子）

學道人第一要發決定長遠之志，乃至盡此形壽，以極三生、五生、十生、百生、千生、萬生，以至劫劫生生直是一定以悟為期；若不悟此心決定不休，縱然墮落地獄三途，或經驢胎馬腹，誓願不捨此決定成佛之志，亦不以苦故退失今日之信心。譬如有人發心，有萬里之行，決定以所至之處為的；從今日出門發足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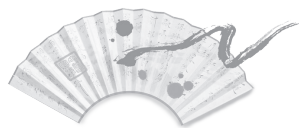
憨山大師法語

淨空法師 選輯

步，直至入彼所至之門，親彼所求之人，以至升堂入室，與之交歡浹洽，以極忘形而後已，如此方稱有決定志也。苟無此判然決定之志，只說出門要去，迴顧目前，種種所愛放不下。或因循延挨，口去心不去；或者幸有親朋大力之人，促發出門，及乎上了路頭悠悠蕩蕩；或遇歌管隊裏，富貴場中，貪戀耳目近玩，忘卻未出門的念頭，邈然不知所向往；或中道緣差，撞遇惡友惡緣，弄得囊空資竭，加之疾病纏綿，進退回惶，生無量苦；或身體疲頓，久沐風霜不奈勞苦，便生退還之念；或將近及門，遇見一機一境一事之差；或訛言誤聽以為實，使其將見而不及見其人，臨門而不得入其室。如此者，舉皆枉費辛勤，終無實到究竟之地；蓋緣初發心時，無決定志耳。苟如此欲作世間小小功名事

業，亦不能成；何況無上佛道，了死生，證菩提乎！故曰：「佛道長遠，久受勤苦，乃可得成。」豈可取近效，求速就哉！雖然如是，有決定之志，更須要真實之見；若知見不真，志其所不當志，行其所不當行，亦更枉用工矣！吾人求道既有此志，須要的信自心，當體是佛，本來清淨無物，本來光明廣大。如此所以日用現前不得受用者，只為彼此幻妄，四大拘蔽，介爾妄想浮心遮障，難得透徹。過此生死關捩子，不啻若千生萬劫之遠也。吾人既知此心，諦信不疑，今日發心，定要以悟為期。即從今日發心做工夫，便是出門第一步；今日親承善知識開導，便是促發之者。至其促發上路，途中種種境界，種種辛勤，種種遲回，留連不留連，退惰不退惰，皆在學人自己腳跟底本分上付量，皆非善





憨山大師法語

淨空法師 選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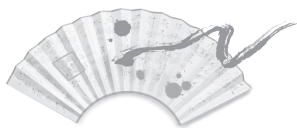
知識所可與也。馮生文孺，有志於此，剔起眉毛，且看腳跟下最初出門一步。

◎ 示曾生六符（壬寅）

聖人用心如鏡，不將不迎，來無所粘，去無踪跡，以其至虛而應萬有也。故老子有言：「不出戶知天下。」豈妄想、思慮、機變、智巧、揣摩所能及哉！所謂「廓然大公，聖人之心」也。古今智巧機變之士，自謂思無不致，智不可及，故飾智自愚；是心光未透，本體未明，墮於無明妄想網中，而將以為智大，若持螢火而與赫日爭光也。曾生志道，當以此自勉。

◎示舒中安禪人住山

舒中禪人，將誅茅南嶽，請益山居法要，老人因示之曰：夫道不在山，而居山必先見道。見山忘道，山即障根；見道忘山，觸目隨緣，無非是道。此古德名言，永嘉之諦訓也。子今志欲居山，是見道而後居耶？是居之而後見道耶？若見道而後居，居則有住，住則道非真道；若欲居山而後見道，道本無住，住則道不在山也。子將以何為道，而又何所居也！子徒以山為山，殊不知日用現前，身心境界皆山也。教云「生老病死四山所逼」，又云「五蘊山」，又云「人我山」，又云「涅槃山」。然涅槃，心也；人我，境也；五蘊身心，乃生老病死之窟穴也。梵語「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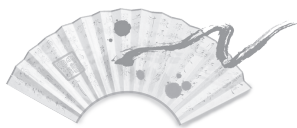
憨山大師法語

淨空法師 選輯

槃」，此云寂滅。幻妄身心境界，總屬動亂，原其本致，則真妄不二，動靜皆如；但以迷悟之分，故有聖凡之別。迷之則涅槃而成生死，悟之則生死而證涅槃；是知五蘊、人我之山，元是涅槃安宅也。斯則一切聖凡出生入死，未嘗不居此山；而子之寢處長夜於此久矣，夫何今欲居之耶！若以欣厭取捨，為入道之資，是猶避溺而投火也。故曰：「我欲逃之逃不得，大方之外皆充塞。」又曰：「狂心不歇，歇即菩提。」入道之要，唯在歇狂心，泯見聞，絕知解，忘能所，息是非，寂滅此心；政不在逃形山谷，飽食橫眠，恣癩怠，長我慢，為道妙也。梵語「頭陀」，此云抖擻；以其能抖擻客塵煩惱耳。但淨其心，是諸佛道，子其勉之！

◎示極禪人（辛丑）

佛祖出世，但以本法示人，元無剩法，亦無實法，蓋欲令人人自知本有而已；即三藏十二部歷代祖師所指，無非欲人頓識本有，元不令向外馳求。以世人不知本分具足，將謂別有，乃於一切言教中求，公案上去參，紙墨文字上覓。以至種種伎倆，思惟計較，當作學佛法，把作參禪了生死；又作種種塵勞事業，當作出世功行。今日正眼看來，都沒交涉。何也？皆是以思惟妄想造作，如夢中事耳；以未離心識故。古人云：「損法財，滅功德，莫不由茲心意識。」然無量劫來生死根株，栽向識情窠窟，且又滋之以愛水，培之以欲泥，熏之以無明之火，增長諸苦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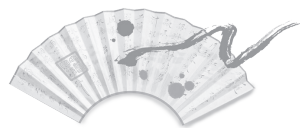
憨山大師法語

淨空法師 選輯

芽；即有佛法知見，皆墮外道戲論，但增苦本，非出苦之要也。末法弟子，去聖時遙，不蒙明眼真正知識開示，往往自恃聰明，大生邪慢。不但以佛法知見凌人傲物，當作超佛越祖之秘；且復以世諦文言、外道經書、惡見議論，以口舌辯利馳騁機警，當作撥天關的手段。將謂閻老子定管束不得，亦不復知有世出世間因果事。此蓋由不識自心，不知本法，於己躬腳跟下一步，了不干涉，徒恃癡狂，增長夢中顛倒耳。禪人自出頭來，便解恁麼親師擇友，恁麼苦行，種種因緣，而求佛道。是知本有而後發心耶？是不知本有，因發心後，由師友指示而求之耶？若知有而後發心，則不是恁麼行腳。若從師友指教而後知，則又不必如此，依然癡狂外邊走也。即今掩關書經的事，又作麼生；且襍華乃入法

界之經也，且道以何為法界，又作麼生入？若能提起生鐵心腸，睜開金剛眼睛，一腳踢翻生死牢籠，如脫鎖獅子自在遊行，看他善財初發心時，乍見文殊，打破此關捩子；便解搖搖擺擺，南歷一百一十餘城，參見剎塵知識；然後毗盧老子，亦不奈見，便得與法界等，與虛空等，與毗盧等，與普賢行願等。若使渠最初不遇恁般人說破恁般事，將恐至今埋在一微塵中，牢牢緊閉，猶如大鐵圍山，又不止禪人今日之死關也；安能一生成辦歷劫因果，了卻從前冤債哉！禪人不信老夫之言，試向一毛端頭，拈起放下，橫來豎去時，親切著眼覷看。若果一眼覷透，方信老夫不欺汝，亦信毗盧老子不欺汝，歷代祖師亦不欺汝；即汝自信本心，亦不自欺也。其或未然，試聽末後句看！





憨山大師法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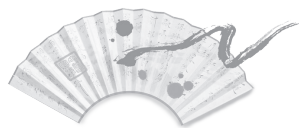
淨空法師選輯

◎ 示念松通禪人

昔中峯禪師居天目，久參高峯，大事未明；乃立懸崖，撫孤松，七日遂大徹。即今崖松獨峙，而追跡中峯者，幾希！通禪人往於松下，誅茅結屋，居之三年，日誦華嚴為業。其精苦固有之，其期則過中峯遠之遠矣；若夫發明箇事，則猶未也。達觀禪師字之曰「念松」，欲其不忘本耳！今禪人遠問余於瘴鄉，且別余去，將東遊，過支提，北入五臺，尋文殊；萬眷屬中得一侶，傍金剛窟，誦華嚴滿百部，以畢餘生。臨行乞一語為法要，余乃掀髯而笑曰：子作此見解，是猶涉海而求河浴也。以狹陋之習，而入廣大法界，此其難矣！古德云：「盡大地是一卷經，盡大地是沙門一隻眼。」

以如是眼，讀如是經，盡未來際，曾無間歇，又何去來之相，彼此之見哉！華嚴以平等法界為宗，以無障礙為門。苟能悟此宗，入此門，無一物不播遮那之體，無一聲不闡圓妙之音，無一時不修普賢之行，無一人不是剎塵知識。是則光網三昧，舉目昭然；普眼真經，隨念具足。舉足下步，不離寂滅之場；居塵出塵，頓到般若之岸。子將何處覓五臺，以何法為大經乎！故曰：「我欲逃之逃不得，大方之外皆充塞。」子如當念了卻，又何必登山涉水，尋伴侶，誦文言，以了餘生乎！若了生本無生，則住無所住；能悟無住之旨，自不作去來動靜生滅之想。六祖大師，於「無所住而生其心」一語，打落從前百千萬劫顛倒知見。子當於此，剔起眉毛高著眼看；切不得錯落出門一步，全身入卻荒草也。





憨山大師法語

淨空法師 選輯

◎ 示懷愚修禪人

學人圖修，自吳中一鉢走瘴鄉，侍余二載餘。余於戈戟場中而作佛事，修精持一念，作務為衆先，晝夜無倦，始終如一日。余時時冷眼覷之，頗有衲子氣息；念末法向袈裟下提持此事者，難得其人，心甚愛之。頃辭余欲參諸方知識，臨行乃問「四大本空，五蘊非有，病在甚麼處」。老人曰：「病在沒有處。」因說此偈以助行腳：四大本空空是病，五蘊非有有成非，兩頭坐斷無消息，始信家山到處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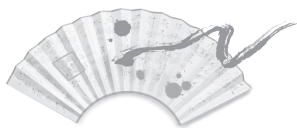
◎示西樵居士（吉水人）

圓覺經云：「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諸妄心，亦不息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於無了知，不辨真實。」此語古德每每拈示學者，多落思惟窠臼；獨中峯各註一「不」字，此金剛圈也。

◎示陳生資甫（吉水人）

孔子曰：「知幾其神乎！」說者謂「幾者動之微」，學者當於未動時著眼，方乃得力。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正好於六祖「不思善，不思



憨山大師法語

淨空法師 選輯

惡，如何是上座本來面目」同。參！

「文者心之章也。」學者不達心體，強以陳言逗湊，是可為文乎；須向自己胸中流出，方始蓋天蓋地。

孟軻云：「食色性也。」此言似千七百則註腳，殊非章句家可知。古人云：「工夫在日用處。」此死句也，今日坐在此語窠臼中，縱是有志之士，亦皆賣弄識神影子；非言者之過，執言之過耳。

宗鏡云：「聲處全聞，見外無法。」此語非透出毗盧頂顛上行者，定不知話頭落處。

儒生有志於道者，獨向禪中求做工夫；卻不知念茲在茲，便是上乘初地。

夜氣清明，攝心端坐，返觀內照寂然不昧處，自見本來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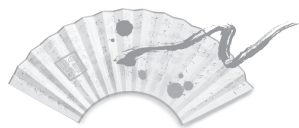
目；毋自欺也！孔子云：「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足知天下不欺者鮮矣！

「飄風驟雨，颯然而至。」試觀風從何來，雨從何至？此觀識得分明，萬物在己。

譬如嘉苗望其秀實；賊蝨不除，難其成矣！不獨世間，叢林學道亦然。

◎示離際肇禪人

若論此事，本無向上向下；纔涉思惟，便成剩法。何況以有所得心，入離言之實際乎！禪人果能決定以生死為大事，試將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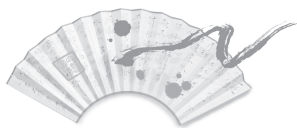
憨山大師法語

淨空法師 選輯

前厭俗心念，乃至出家已來，所有一切聞見知識，及發參求本分事上日用工夫；著衣喫飯折旋俯仰，動靜閒忙，凡所經歷目前種種境界，微細推求，畢竟以何為向上事。再將推求的心，諦實觀察，畢竟落在甚麼處。凡有落處，便成窠臼，即是生死窟穴，皆妄想邊事；非實際也。經云：「縱滅一切見聞覺知，內守幽閒，猶為法塵分別影事。」古人目為黑山鬼窟，正是參禪大忌諱處；何況以生滅心，羶浮想像，入究竟際，遠之遠矣！所謂「舉心即錯，動念即乖」；若將不舉心不動念，當作玄妙，又落玄妙窠臼。有僧問趙州：「如何是玄中玄？」州云：「汝玄來多少時？」僧云：「玄之久矣！」州云：「若不是老僧，幾乎玄殺。」你看古人一語，如金剛王寶劍，斷盡凡聖知見。如是觀之，此事豈唇

吻能道，紙墨文字可能形容！只在學人日用舉心動念處，諦實觀察，但有絲毫情見，乃至玄妙見解粘滯處，便是妄想影子，都落生死邊際；非離際也。離際之際，名為實際；實際無際，無際則不落聖凡邊際。聖凡不落，生死情亡；古人所謂「一念不生，前後際斷」，斷則無事矣，方名「無事道人」。事既無，又向甚麼處求玄求妙！所謂「但盡凡情，別無聖解」，到此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大似啞子喫黃栢，難以吐露向人。禪人但辦一片生鐵心腸，如此一直行將去；不必將心待悟，亦不必計其歲月日時。只須將前後無量劫數，直下拈在目前，任他生死去來起滅；即此現前一念決定，不為他浮光幻影遷移。縱是刀山火聚，淨土天宮，亦任他頭出頭沒；此一念孤光，畢竟不被他搖奪。如此可稱大力





憨山大師法語

淨空法師 選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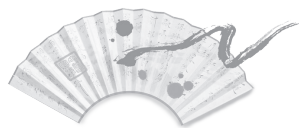
量人，方纔是真正出家兒；不被生死籠罩，不被聖凡埋沒，不被三際遷訛。如此始得名實相應，乃是真實離際也。禪人持此語，請正諸方明眼知識，切不可作禪道佛法會。

◎ 示懷愚修堂主

古德云：「盡十方世界，通是衲僧一隻眼；虛空萬象鱗介羽毛洪纖巨細，通是大毗盧藏一卷經。」以如是眼讀如是經，盡未來際，不休不息；此普賢大士一毛孔中，最微最細少分佛事。一毛如此，況一一毛孔乎；正報毛孔如此，況依報世界微塵乎；一塵如此，況塵塵乎；且塵含巨剎，況塵塵之剎，剎剎之塵乎！以

此深觀則「無邊剎海，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此普賢之真經，能見此經，則為文殊之智眼。即以此眼，觀塵中之衆生，一一衆生，盡說此經；使之一一聽者，當下了知一切聖凡，本來無二無別。吾人即具此眼，轉此經，度此衆生。雖云使盡大悲，行盡大願，經剎塵劫，了無疲厭；縱然如是，亦非衲僧本分事。何以故？以淨法界中，本無動搖去來，凡聖諸影像故。此殊勝影像尚無，況諸妄想知見，佛法禪道，種種取捨諸顛倒相，虛妄影耶！是知從上佛祖示人，只教歇卻狂心，不從他覓，所謂「但自懷中解垢衣，何勞向外誇精進」！又云：「但盡凡情，別無聖解；若作聖解，即墮羣邪。」以上神通妙用，皆本分事，無奇特故。即此一味平常，何用別求佛法！





憨山大師法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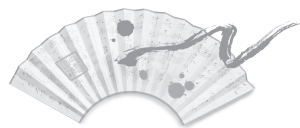
淨空法師 選輯

◎ 示容玉居士（甲辰）

予居雷陽之三一庵，化州王居士容玉請曰：弟子歸心於道久矣！第志未專一，念生為名教，以忠孝為先；愧未能掛功名以忠人主，博儋石以孝慈親，心有未安，故難定志。余曰：然哉！夫忠孝之實，大道之本，人心之良也。安有捨忠孝而言道，背心性而言行哉！世儒槩以吾佛氏之教，去人倫捨忠孝以為背馳；殊不知所背者跡，所向者心也。傳曰：「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人者仁也，性之德也。」由是觀之，論事親而不知人，不名為孝；論知人而不知天，不名知人；言知天而不見性，則天亦茫然無據矣！是則心性在我，則為本然之天真也。

能知天性之真，則為真人；以天真之孝，則為真孝子。能以見性之功自修，則為真修；以性真之樂娛親則為妙行。以是為孝，孝之至矣！猥云「以敬為重，而口體為輕者」，抑又末矣！玉曰：弟子服膺明誨，見性之功誠大矣！以此娛親，固所願也。第望洋若海，渺無指歸，捷徑之功，乞師指示。余曰：古德有言，「唯有徑路修行，但念阿彌陀佛」。梵語「阿彌陀」，此云無量壽。佛者覺也，乃吾人本然天真之覺性，尤見性之第一妙門也。原夫此性先天地不為老，後天地不為終，生死之所不變，代謝之所不遷，直超萬物，無所終窮，故稱無量壽；此壽非屬於形骸修短歲月延促也。吾人能見此性，即名為佛。且佛非西方聖人之稱，即吾人自性之真。而堯舜禹湯，蓋天民之先覺者；斯則天民有待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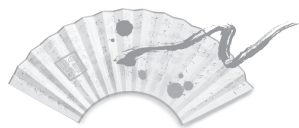
憨山大師法語

淨空法師 選輯

能覺，聖人生之而先覺，此覺豈非佛性之覺耶！孟子所謂「堯舜與人同耳」，所同者此也。能覺此性，則人皆可以為堯舜；人既皆可以為堯舜，則人人皆可以作佛明矣！嗟嗟！世人拘拘一曲之見，未遇真人之教；而束於俗學，以耳食為至當，無怪乎茫然而不知歸宿矣！玉曰：弟子蒙開示，信知自心是佛，自心作佛，不假外求；但不知作佛之旨，下手工夫，願求示誨。余曰：吾人苟知自心是佛，當審因何而作衆生。蓋衆生與佛，如水與冰，心迷則佛作衆生，心悟則衆生是佛；如水成冰，冰融成水，換名不換體也。迷則不覺，不覺即衆生；不迷則覺，覺即衆生是佛。子欲求佛，但求自心；心若有迷，但須念佛。佛起即覺，覺則自性光明挺然獨露；從前妄想，貪瞋癡等，當下冰消。業垢既消，

則自心清淨脫然無累；無累則苦去樂存，禍去而福存矣！真樂既存，則無性而不樂；天福斯現，則所遇無不安。惟此真安至樂，豈口體之能致，富貴之可及哉！此所謂「心淨則佛土淨」，事心之功無外乎此；淨土之資，亦不外於是。玉曰：弟子聞教心目開朗，如見歸家道路，了無疑滯。第以念佛為孝，何以致此孝耶；是所未安，願師指示。余曰：昔有孝子遠出，其母有客至，望子不歸，口嚙其指，子即心痛，知母憶念，遂即旋歸。且母嚙指而子心痛，以體同而心一也；子能了見自心，恍然覺悟自心即母心也。以己之覺，以覺其母，以己之念，願母念之；母既愛子之形，豈不愛子之心耶！母若愛子之形，則形累而心苦；母若愛子之心，則形忘而心樂矣！且母子之心體一也，昔母念子，嚙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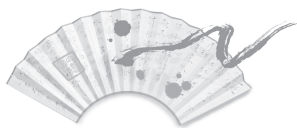
憨山大師法語

淨空法師 選輯

而子心痛；今子念母忘形，而母心豈不安且樂耶！第恐子事心之功不篤，忘形之學不至；不能如母念子之切，感悅其母之心耳。故古之孝子，不以五鼎三牲之養，而易斑衣戲彩之樂；孝之大者在樂親之心，非養親之形也。世孝乃爾，儻能令母之餘年，從此歸心於淨土，致享一日之樂，猶勝百年富貴。使母時懷戚戚之憂也，是則彼雖富貴而親不樂；即樂而有所不樂者存。今子以念佛而能令母心安且樂，樂且久，豈非無量壽耶！母壽無量，子壽亦無量，是淨土在我而不在人，佛在心而不在跡矣。子其志之！

◎示慧侍者

佛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欲令衆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然佛之知見，即衆生之知見；衆生知見，即生死知見。故曰：「知見立知，即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即涅槃。」斯則聖凡知見無二，而有迷悟不同者，過在立不立耳。祖師道：「若立一塵，國破家亡。」以其知見本無凡聖，但有立即有我，有我則諸障頓起，無我則萬法平沈，是知我為生死之本也。豈特凡夫造貪瞋癡，而為我障；即一切聖人諸修行者，知見未忘盡屬我障，尤為生死難拔之根。故二種障中，麤細不同；麤則易遣，細則難除。以其知見深潛根於心者難拔，故經云「存我覺我，俱



憨山大師法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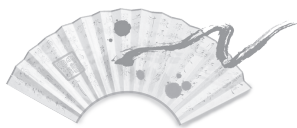
淨空法師 選輯

名障礙」；此正「知見立知」幽潛如命，不能自斷者。所以古人三二十年苦心參學，縱然悟得自性具足，如寒潭皎月，靜夜鐘聲，隨扣擊以無虧，觸波瀾而不散，猶是生死岸頭事；此古人大不自欺處，儻欺己欺人，是自壞壞他也。侍者福慧，早從老人出家。初見老人時，一蠢蠢物耳；別去一十年，茲來更蠢蠢也。獨嘗喜其蠢蠢中，有惺惺不蠢處。此侍者以此蠢不蠢為命根，今來又五年，其蠢日增；其不蠢者亦潛滋暗長也。由是人視侍者蠢，侍者亦自視蠢更蠢，而人人不自知其為蠢也。今年夏老人從西粵回山，侍者忽出蠢狀：老人大笑，其蠢無出頭時，私謂此蠢人立蠢為己過也。苟能以此蠢自為受用地，亦頗自足，亦可了生死，亦不負出家行腳事；若以此更立其蠢，則病不止知見立知也。侍

者若能推倒此蠹，不患不與老人眉毛廝結。

◎示鄧司直

佛祖出世，說般若之法；教人修行，必以般若為本。「般若」梵語，華言智慧；以此智慧，乃吾人本有之佛性，又云「自心」、又云「自性」。此體本來無染，故曰「清淨」；本來不昧，故曰「光明」；本來廣大包容，故曰「虛空」；本來無妄，故曰「一真」；本來不動不變，故曰「真如」、又曰「如如」；本來圓滿無所不照，故曰「圓覺」；本來寂滅，故曰「涅槃」。此在諸佛圓證，故稱為「大覺」、又曰「菩提」。諸佛用之，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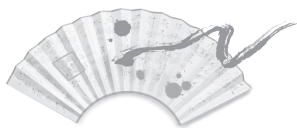
憨山大師法語

淨空法師 選輯

為神通妙用；菩薩修之，名為妙行；二乘得之，名為解脫。凡夫迷之，則為妄想業識；發而用之，則為貪瞋癡愛驕諂欺詐；造之為業，則為姪為殺為盜為妄；所取之果，則為刀為鋸為鐵為磨，乃至鑊湯鑪炭種種苦具，皆從此心之所變現。正若醒人無事，種種樂境，皆在目前，少時昏睡沈著，忽然夢在地獄，種種苦具事，一時備受辛酸楚毒，難堪難忍；正當求捄而不可得時，堂前坐客喧譁未息，隨有驚覺，呻吟而起，視其歡娛之境居然在目，而酒尚溫餚尚熱也。枕席之地未離，苦樂之境頓別；要之，樂向外來，苦從中出。由是觀之，天堂地獄之說，宛然出現於自心，又豈為幻怪哉；是皆迷自心之所至耳。經云：「自心取自心，非幻成幻法。」又曰：「三界上下法，唯是一心作。」以此觀之，

豈獨佛法說一心！從上聖賢乃至一切九流異術，極而言之，至於有情無情，無不從此一心之所建立；但有大小多寡善惡邪正明昧之不同，所用之各異耳。故曰：「山河大地，全露法王身；鱗甲羽毛，普現色身三昧。」此皆般若之真光，吾人自心之影事也。吾人本有之心體，本來廣大包容，清淨光明之若此；目前交錯襍沓陳列於四圍者，種種境界色相，又皆吾心所現之若彼。吾人有此而不知固可哀矣，而且誤取自心，以為貪愛之樂地；目悅之於美色、耳悅之於姪聲、鼻悅之香、舌悅之味、身悅之觸、心悅之法，又皆自心所出，又取之而為歡為樂、為貪瞋癡、為姪殺盜妄，而造作種種幻業，又招未來三途之劇苦。如人夢遊而不覺，可不大哀歟！以其此心與諸佛同體無二，歷代祖師悟明而不異者，獨吾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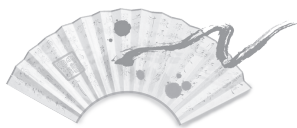
憨山大師法語

淨空法師 選輯

具足而不知，如幻子逃逝而忘歸，父母思而搜討之；所以釋迦出世，達摩西來，乃至曹溪所說三十餘年，諸方流行千七百則指示於人者，盡此事也。豈獨老盧，即老人今日為司直所說者，亦此事也；司直與諸現前共聞見者，亦此事也。經云：「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是知此一事外，皆成魔說，為戲論耳。是則諸佛全證若不出世，則辜負衆生；諸祖悟之而不說法，則辜負諸佛；凡有聞者，而不信不解不受不行，則辜負自己。負衆生者慢，負諸佛者墮，負自己者癡。斯則佛祖可負，而自己不可負；以其本有而不求，具足而不善用，譬如持珠作丐，可不謂之大哀歟！司直今者，身嬰塵海，心墮迷途，忽然猛省，回頭尋求此事；是猶持珠之子，恥與丐者為伍，心心向人求自足之方。老人頓以此法直指

向渠，儼若指示衣底神珠，原是司直固有；亦非老人把似，以當人情世態也。然此如意寶珠，隨求而應，種種事業受用境界，無不取足；至若求其隨應之方，又在司直自心善巧精勤，尅苦之力耳。若果能自肯，極力自求，一旦豁然了悟，則將山河大地鱗介羽毛，與夫三世諸佛，歷代祖師，及堯舜周孔事業，一口吸盡，不假他力；否則依然一夢想顛倒衆生耳，又何以稱為大丈夫哉！司直，司直！寧可上負佛祖，下負老人，萬萬不可自負負君負親也。老人今日所說般若，皆從上佛祖心地法門，即與六祖大師最初所說，不差一字。第最初聞者，唯爾一人，既以一人而當昔日千二百衆，老人歡喜不禁，故亦為說般若之法；如吾佛祖所云，「如為一人，衆多亦然」，鄧生持此自利利他，未必不為廣長舌也。





憨山大師法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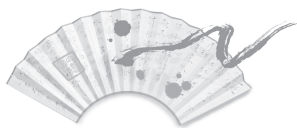
淨空法師 選輯

◎ 示周陽孺

周子請益法相宗旨，老人因揭六祖識智頌曰：「大圓鏡智性清淨，平等性智心無病，妙觀察智見非功，成所作智同圓鏡。五八六七果因轉，但轉名言無實性，若於轉處不留情，繁興永處那伽定。」此八句，發盡佛祖心髓，揭露性相根源。往往數寶算沙之徒，貪多嚼不爛；概視此為閒家具，曾無正眼觀之者，大可憫也！咸謂六祖不識字，不通教，何以道此？殊不知佛祖慧命，只有八個字包括無餘；所謂「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以唯心故，三界寂然，了無一物；以唯識故，萬法樞然。蓋萬法從唯識變現耳；求之自心，自性了不可得。所以佛祖教人，但言「心外

無片事可得」；即黃梅夜半露出本來無一物。即此一語，十方三世諸佛、歷代祖師盡在裏許擘不破，故衣鉢止之。即二派五宗，都從此一語衍出，何曾有性相之分耶！及觀識智頌略為注破：若約三界唯心，則無下口處。因迷此心變而為識，則失真如之名，但名阿賴耶識，亦名藏識；此識乃全體真如所變者，斯正所謂「生滅與不生滅和合」而成，乃真妄迷悟之根，生死凡聖之本。楞伽云：「藏識海常住，境界風所動，洪波鼓冥壑，無有斷絕時。」既云「藏識即阿賴耶」，而又云「常住」，則本不動也；然所動者非藏識，特境界風耳。偈云，「前境若無心亦無」，是則取境界者，非藏識乃生滅心耳。此生滅心強名七識，其實是八識之動念，所謂「生機」；若此機一息，前境頓空，而六識縱能





憨山大師法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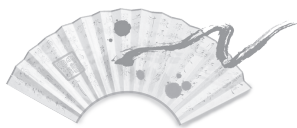
淨空法師 選輯

分別，亦無可寄矣！若前五識原無別體，但是藏識應緣之用，獨能照境不能分別，故曰「同圓鏡」。其分別五塵者非五識，乃同時意識耳，故居有功；若不起分別，則「見非功」矣！由是觀之，藏識本真，故曰「性清淨」。其過在一念生心，是為心病。有生則有滅，惟此生滅，如水之流，非水外別有流也。但水不住之性，見有流相，有流則非湛淵之水明矣！故楞伽二種生住滅，謂相生住滅、流注生住滅；此二種生滅，總屬藏識。生滅不滅，則前七識生。生滅若滅，則唯一精真，其真如之性自茲復矣；復則識不名識而名智，故曰「心無病」。六祖大師所頌，約轉八識而成四智；大圓鏡智藏識所轉，平等性智七識所轉，妙觀察智六識所轉，成所作智前五識轉。以妄屬藏識之用，故真亦同圓鏡；

然六七二識因中先轉，五八一體至果乃圓。如此觀之，識本非實，而妄有二用，故曰「但轉名言」而已，換名不換體也。且此體不在禪定修行，唯在日用一切，聖凡同時轉之，唯在留情不留情之間，故有聖凡迷悟之別。周子有志於此，諦向日用轉處著眼，試定當看。

◎示舒伯損

舒生伯損，有志於道，請益，因示之曰：老氏有言：「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學者增長知見，以當進益；殊不知知見增而我見勝，我見勝則氣益驕，氣益驕則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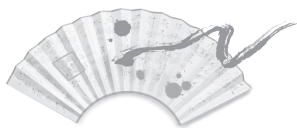
憨山大師法語

淨空法師 選輯

愈蕩，情蕩則慾熾而性昏矣！性昏而道轉遠。是故為道者，以損為益也。吾人性本清淨，了無一物，所謂「纖塵不立，性之體也」。由是習染濃厚，發而為貪為瞋為癡為慢，故縱情物欲，物欲厚而性日昏，所謂「有餘」之害也。今之為道者但損其有餘，以復性之所不足。性體若足則道日光，由是發之，而為忠為孝為仁為義；推而廣之，以治天下國家，則其利溥而德大，以致功名於不朽者，皆「損之」之益也。故在易卦「損上益下曰益，損下益上曰損」。苟不自知所損，徒以增長知見為學，則損益倒置，又何以盡性哉！是故志道者損之為貴。

◎示文軫

仲尼有言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又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且曰「富若可求，不羞執鞭」；既曰「可求」，而又曰「富貴如浮雲」，果有求耶？果不求耶？蓋曰，「不義之富貴如浮雲」，甚言必不可求也。此君子有固窮之訓，小人有斯濫之譏；吾聖人教人，以安命定志之本也。嗟嗟！世人不達大命之本，而岌岌窮達之場；未了性命之源，徒懷得失之念。得失驚心，則取捨異趣，而紛飛之念交錯於胸中；欲求志定而理明，德新而業進，其可得乎！



◎ 示劉平子

向道不難，而難於發心；道不難學，而難於外求；道不難會，而難於揀擇；道不難入，而難於自足；道不難悟，而難於求玄。學道之士，於此一勘破，不被人瞞；心曠神怡，翛然獨步，此之謂玄通之士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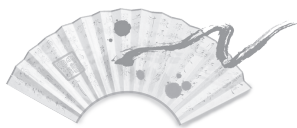
「性相近，習相遠」，此語直示千古修行捷徑。吾人苟知自性本近，唯因習而遠，頓能把斷要津；內習不容出，外習不容入，兩頭坐斷，中間自孤。自孤處，正謂「如有所立卓爾」；若到卓爾獨存之地，則性自復。

子輿有言：「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雖然亦有

心未嘗不求，而問學不明者，何也？病在不放之放，求而不求，依稀彷彿，視之為匹似間耳。苟知不放之放，則自不放；求之無求，則為真求。子輿氏見性明心，單傳直指處，唯此而已。有志向道，以此為準。

「道在日用而不知，道在目前而不見」，以知日用而不知道，見目前而不見道，非道遠人，人自遠耳。故曰道在目前不是目前；法亦不離目前，非耳目之所到。苟能透過目前，逆順關頭，毀譽境上，不被牽絆，橫身直過；如此用心，則聖人不在三代，今古不離一念矣！有志向道，初發心時，便從此入。





憨山大師法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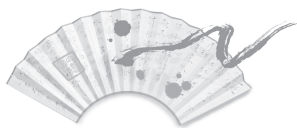
淨空法師 選輯

◎ 示梁騰霄

士君子處世，當其未遇，靡不志願匡主庇民，建不朽之事業。至一登仕籍，但務立名為心，忘其所以為功；久則漸染時俗，心神渾濁，不覺流入富貴之途，甚則名亦無所顧忌，究其初心，不可得矣！何也？以最初志願，不從根本實際中來，第為浮慕妄想而已；原非堅固不拔之志，安能立不朽之業哉！梁生騰霄，骨剛氣逸，大非風塵中人；每從予遊，聞一字一句，未嘗不驚心惕慮。閒嘗請益，予謂學者，固當求志於道德；凡志於道德者，必先究吾人根本實際，要從真性流出。此真性至廣至大，光明清淨，蕩絕纖塵；此吾性之體，所謂仁也。此體之中，一塵不

立，但有一念妄想，即屬有我。有我則與物對，物我既分，人我兩立；人我既立，則大同之體昏塞，不得為仁矣！本體昏塞，則諸妄皆作，縱有功名之志，皆從妄想發揮；凡有作為，皆非真實。根本既妄，則腳跟不穩，由是一入世緣，頓染流俗宜矣！梁生從今，當做自性工夫，從實際參究。儻於自性未能的究根本，但將六祖「不思善，不思惡，正與麼時，如何是上座本來面目」話頭蘊在胸中，二六時中切切參究；參到一念不生處，忽然識得本來面目，方見老盧不吾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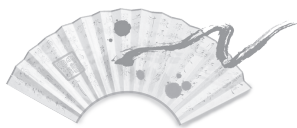


◎ 示游覺之

般若體性，人人具足；但以習氣厚薄，故障有輕重之分，則人有智愚之別。是知貪瞋癡愛現前，皆全體獨露之時；第為濁智流轉，不自覺察，所謂「日用而不知」也。嗟乎！聖人不異凡民，獨其日用現前境界，紛拏交錯之時，一眼覷透，不為所瞞昧欺奪耳。由是觀之，平等性智，念念現前，如大火聚，自一切境界洞然矣！

◎示優婆塞王伯選

古人多稱塵勞中人，有志向上，求出生死，謂之「火裏生蓮」，以其真難得也。以一切衆生無量劫來，耽湎五欲，為煩惱火燒，日夜熾然，未曾一念迴光，暫得清涼；直至如今，能於烈燄叢中，猛地回頭，頓思出路，豈非蓮花生於火內也！伯選閩人，來賈於粵，參禮老人求出離法。老人憐之，為授五戒，開示念佛法門，專心淨土。經云：「心淨則佛土淨。」以吾人自心是佛，唯心是土；淨穢不二，心佛一如。如是觀察，作如是念，念念熏修，一心清淨；光明暎發，十方蓮華佛土，皎然在前，何但火宅生蓮而已哉！



憨山大師法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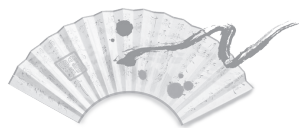
淨空法師 選輯

◎ 示梁仲遷（甲寅）

梁子四相，字仲遷，從老人遊有年。老人愛其心質直而氣慷慨，每見事不平，無論可否，或義有可為，即放捨身命以當之。老人每責其麤浮；以有道體而欠涵養操存之功，若駿馬而無銜轡，終不免其蹶也。老人將行，相送韶陽舟中，請法語以書紳，乃書此寄之。予謂梁子有道者，心質直而不曲，此道之本也。慷慨近勇猛，赴緩急近慈悲，忘身以赴之；是不量力不審權，不探本而事末，皆麤浮氣之所使，非由道力發也。古之聖人涉世，有體用全彰，故應不失時；若明鏡之照妍醜，權衡之定輕重，殊非漫任血氣者。梁子自今已往，當先洗除習氣，潛心向道。將六祖

「本來無一物」話頭，橫在胸中；時時刻刻，照管念起處，無論善惡，即將話頭一拶，當下消亡。綿綿密密，將此本參話頭，作本命元辰；久久純熟，自然心境虛閒。動靜云為，凡有所遇，則話頭現前；即是照用分明不亂，定力所持，自不墮羸浮鹵莽界中，不隨他腳跟轉矣！即讀書做文字，亦不妨本參。讀了做了，放下就還他個「本來無一物」，自然胸中平平貼貼；久之一旦忽見本無心體，如在光明藏中，通身毛孔，皆是利生事業，又何有身命可捨哉！如此用心，操存涵養，心精現前，看書即與聖人心心相照，作文自性流出。此是真慷慨丈夫之能事，所謂「樞得環中，以應無窮」，即建功立業，皆成不朽。梁子既有其本，又何憚而不為哉！





憨山大師法語

淨空法師 選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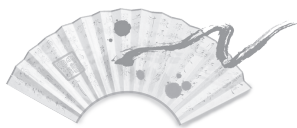
◎ 示劉仲安（癸丑冬）

予居五羊，一時從遊者衆。覩劉子，骨剛氣渾，謂「夙具般若緣種，器近於道」。予將有南嶽之行，劉子送於舟中，特請益曰：弟子道心甚切，但為宿習濃厚，妄想纏繞，不能直逃向上，望師指示。老人謂曰：子知妄想，則妄想自不能纏繞矣！既稱妄想，則本無實體；譬如空花，安能結空果耶！由子不達妄想本無，認作實法，與作對待，念念與之打交滾，絕無一念休歇之時；斯則但以妄想為主，而當人本體為之埋沒，所以見造道之難耳。豈不見僧問古德云，「妄想不停時如何」，德云「妄想不惡」；六祖於黃梅會下，剛只道得個「本來無一物」。子從今日

用做工夫，只將「本來無」一句作話頭，二六時中，切切參究；但看妄想起處，切莫隨他流轉，當下一拶，自然歸踪滅跡矣！

◎示智海岸書記（乙卯）

老人至五羊說法，一時法性弟子，與緇素，皈依者衆，翕然可觀，亦時節因緣也。未幾時故多事，法會難集，老人入曹谿，向在會者亦多退席；唯智海岸、修六逸、若惺炯，三人不離執侍。及投老南嶽，則岸、逸二子，相隨不捨，是感法乳情深，義至高也。老人隱居湖東，不覺三載，居常極其淡薄，二子恬然；想陳蔡之從，不是過耳。頃岸以師老歸省，拈香請益，願乞一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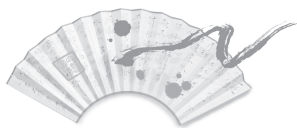
憨山大師法語

淨空法師 選輯

終身奉持。老人自念老矣，出世法緣，會合良難。經云：「如大海中一眼之龜，值浮木孔，豈易易哉！」嗟子行矣，應諦聽之！佛言「一切衆生皆證圓覺」，是知佛性在人各各具足，不欠一毫。然諸衆生，所以流浪生死，長劫輪迴而不返者，直以背覺合塵順生死流，隨逐魔網而不自知也。以不自知自覺，故枉受沈淪；正似持珠乞丐，不知懷中本有如意之寶，棄之而甘受踳屨。以是之故，如來說為可憐愍者。老人居常觀子天性率直，忘機近道，但習氣深厚，不能自持；往往苦被宿習所牽，一入魔罟，則渾身墮落苦不自知。及猛然想起，即恨不能跳出生死，忙忙打疊修行；道緣未集，熟境現前，習氣又發，不覺隨波逐浪；及至回頭照管，已經多時。如此起起倒倒，依傍老人二十年來，畢竟

已躬下生死大事，茫無歸宿。此何以故？蓋有入道之資，而無堅忍不拔決定之志；故腳跟下站立不住，胸中多生惡覺惡習，不肯痛下毒手洗刷一番耳。學道如此任情，不但今生不辦，即千生萬劫，終無成辦之時也。佛言：「佛法難聞，知識難遇。」今幸遇知識聞正法，若當面錯過，再出頭來，知是幾時；求如今日未可得也。子今生幸遇老人，一向動定無恆，唯今相伴二年，喜子能忍苦，可謂堅志；今又告別，恐離老人，未必如今日也。嗟予老矣！求再侍老人如今日，亦未可得也。苟終身無成，豈不辜負此生一大事因緣耶！子今行矣！所叮嚀者，切勿再墮魔網，當堅持特操，不可久住王城。若以二載忍苦之心，侍六祖如侍老人，信「自心是佛」一語如信老人。將從前習氣忍而不發，心心揩磨，





憨山大師法語

淨空法師 選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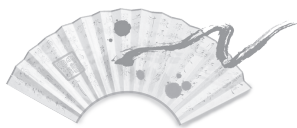
念念省察；單提一句話頭，咬定牙關，不可輕易放過。如此拌盡此生，決志不改，是則不但不離老人一步；即與佛祖周旋，坐臥經行，不出道場之外也。不唯不負老人，抑且不負自己。

◎ 示劉存赤（乙卯）

頃予投老南嶽，甲寅冬暮，茶陵劉季子，遠來參叩。雪夜圍爐，寒燈相照，因問子一向如何用心。對曰：昔蒙和尚開示偈云：「蓮華火裏生，世人謂希有；不是火生蓮，惟在心離垢。」每看此話，於末句頗得受用。老人深喜，因示之曰：子於「心離垢」一句得力，此語不虛；亦不易到。經云：「凡夫賢聖人，平

等無高下，唯在心垢滅，取證如反掌。」繇是觀之，衆生與佛本來無二。所謂「心佛與衆生，是三無差別」，但心淨即佛，心垢即衆生；生佛之辨不遠，只在心垢滅與不滅耳。以此心本來清淨，但以貪、瞋、癡、慢、五欲煩惱，種種業幻，垢濁障蔽，故名衆生。此垢若淨，即名為佛，豈假他力哉！無奈一切衆生，無始業障深厚，煩惱堅固，難得清淨，必假磨煉之功；故有參禪、念佛、看話頭種種方便，皆治心之藥耳。譬如鏡光本明，以垢故昏，必假磨煉之藥；然藥亦垢也，以取能去其垢，故鏡明而藥不存矣！又如真金在礦，沙石垢穢，必須烹煉之法；金精而無用其煉矣！衆生心垢難離，必須工夫精勤調治，垢去心明；故說衆生本來是佛，非一向在煩惱垢濁之中，妄自稱為佛也。參禪看話頭





憨山大師法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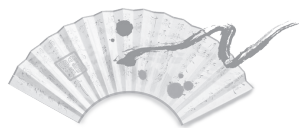
淨空法師 選輯

一路，最為明心切要，但近世下手者稀。一以根鈍，又無古人死心；一以無真善知識決擇，多落邪見。是故念佛參禪兼脩之行，極為穩當法門。若以念佛一聲，蘊在胸中，念念追求審實起處落處，定要見箇的當下落；久久忽然垢淨明現，心地開通，此與看公案話頭無異，是須著力挨排始得。若以妄想浮沈悠悠度日，把作不喫緊勾當，此到窮年亦不得受用；若以悠悠任妄想為受用，此則自誤，不但一生，即從今已去，乃至窮劫，無有不誤之時也。子向於念佛法門有緣，試著實究審；果在煩惱垢濁之中，一聲佛號如水清珠，以此受用但非徹底窮源耳。經云：「如澄濁水，沙土自沈，清水現前，名為初伏客塵煩惱。去泥純水，名為永斷根本無明。」子只將此佛語默默自驗，萬無一矢。若得到真

離垢處，如經云，「明相精純，不為客塵煩惱留礙」，如此不惟彌陀接引，即十方諸佛，亦皆同聲稱讚矣！幸與子窮年雪夜，此假冷淡家風，世所希有。苟不負此嘉會，但從此去念念不離冷淡中，便是離垢一條徑路；步步著力，必有到家真解脫時也。

◎示鍾衡穎

茶陵鍾生明性，詩禮世家。往因患難走粵，參予於曹溪；老人曉之以善惡報應因果之說，安其心以歸，其難竟解。所以解者，皆非憶想可到；機緣偶會，無心自至。生由是故物無恙，蹈安恬無事之境，然竟茫然不知其故；猶然以生平未愜心快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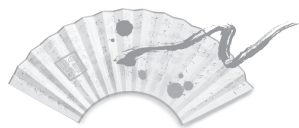
憨山大師法語

淨空法師 選輯

事，將用心力以圖之，若探囊拾芥也。甲寅除日，同存赤劉子，遠來相慰，伴予度歲，老人噫噓而歎曰：子所志，是將涉海渡河而求飲甘泉，泉未必得而渴愈熾，且苦跋涉之勞也。向以因果報應之理喻子，豈忘之耶！夫善惡感應，捷如影響；聲和響順，形直影端。故聖人不言因果，但言「為善降之百祥，為不善降之百殃」；是以「安命定志」為誠，故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聖人教人以安命，佛教人以隨緣，其道一也。安命則一毫不必強為，隨緣則一念不容妄想。故佛法教人，一以斷妄想為本；妄想乃貪瞋癡種種惡業之本也。即菩薩修行以至成佛，報得天上人間，最勝莊嚴廣大福田，皆從斷妄想始；以妄想斷則惡業消，惡業消則百福集，此所謂「自求多福」也。故示之以偈曰：

「世事皆從妄想生，妄心消處業緣輕，不須更覓菩提路，只要當人退步行。」退步者，乃休心斷妄之最上工夫也。以人心本來光明廣大，為萬福之源；但由妄想惡業遮障，故禍日生而福日減。今苟妄消業斷，則一性圓明，受用無邊；得受用處，是為真福。是知福由己作者，政非智巧機詐可致耳。且佛以斷妄心，則感入天之福。鍾生本有功名富貴之磁基，若能直下休心，將前生平所作之業，從頭仔細一一檢點；但有虧心傷理一念不合大道處，盡是苦根，一齊吐卻。從新別立根本，另作一番工夫；只在「休心斷妄，聽命俟時」一件，把作標準，潛心自己固有之事業，不必別求一念妄想之事。如此以補前行之失，一旦災消福至，則功名富貴逼拶將來，亦無迴避處；又何用種種妄想攀緣而他求哉！鍾





憨山大師法語

淨空法師 選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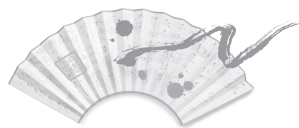
生果能諦信不疑，執而行之，則佛果可期，況世緣乎！勉之，勉之！

◎ 示袁大塗

世之士紳有志向上留心學佛者，往往深思高舉，遠棄世故，效枯木頭陀以為妙行。殊不知佛已痛呵此輩，謂之「焦芽敗種」，言其不能涉俗利生；此政先儒所指「虛無寂滅」者，吾佛早已不容矣！佛教所貴在乎自利利他，乃名菩薩。梵語「菩薩」，此云大心衆生；以其能入衆生界，能斷煩惱，故得此名。菩薩捨世間無可修之行，捨衆生無斷煩惱之具；所以菩薩資藉

衆生，以斷自性之煩惱，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耳。煩惱者乃貪瞋我愛見慢種種惡習，而為自性光明之障蔽。非世間衆生一切逆緣境界，不能磨礪以治斷之；如詩所云「切磋琢磨」者，此也。且佛制五戒，即儒之五常。不殺，仁也；不盜，義也；不邪淫，禮也；不飲酒，智也；不妄語，信也。但從佛口所說，言別而義同。今人每發心願，持佛戒，乃自脫略其五常，是知二五而不知十也。又推禪定為上乘，以其能明心見性，而不知儒亦有之。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己者，我執也；豈非先破我執為修禪之要！「一日克己，天下歸仁」，豈非頓悟之妙；以天下皆物與己，作對待障礙，若我執一破，則萬物皆己，豈非歸仁乃頓悟之效耶！及直請其目，乃曰「非禮勿視聽言動」；以所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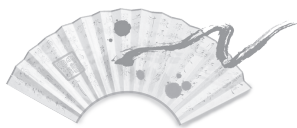
憨山大師法語

淨空法師 選輯

聽言動者皆物，而非禮則我障也。今言「勿」者，謂不被聲色所轉也。於一切處不墮「非禮」，豈非入禪以戒為首耶！但佛多就出世說，至其所行，原不離於世間；即菩薩住世所行，亦不外此。佛者覺也，能覺此心即名為佛；非離此淨心之外，別求一佛也。良由衆生惡習障重，心難清淨，故設念佛方便，求生淨土法門；且曰「心淨則佛土淨」，是知念佛固淨心之妙行也。然念佛本為淨心，苟念佛而其心不淨，何取於念；持戒而背五常，何取為戒！袁生有志向道，結友同修淨業，蓋夙習善根所發。參見老人堅請授戒，老人示之曰：戒本自性具足，若諦信老人之言，自淨其心，則戒已受，禪已修，淨土已入。菩薩妙行世出世法，二利具足，槩不出此。生其勉之！

◎示顓愚衡禪人（丙辰）

向上一路，乃出家人本分事。古人發足超方，只要究明此事；近代以來，槩不知出家為何事，安可望為古人乎！顓愚衡禪人，初依五臺空印大師，聽習經論；久之遂盡屏去，單提一念切究本分事。萬里南詢，過曹谿，謁老人請益。老人謂此事若不放下身心，苦切根究到水窮山盡處，終無下落。縱到水窮山盡處，古人謂之「靜沈死水」，又謂之「玄妙窠窟」，若不回頭轉腦，則面前如鐵壁銀山相似；祇是得力時，不是受用處。古人用心，不是死到底，須是死中發活始得，要在回機轉位，所以道「百尺竿頭坐的人，雖然得入未為真，百尺竿頭重進步，大千世界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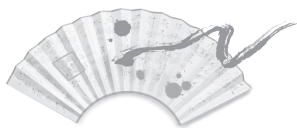
憨山大師法語

淨空法師 選輯

全身」。學人到此，只索轉身別行一路，方不被他作障礙。禪人唯唯，作禮而別，乃就誅茅南嶽。未幾老人亦曳杖而至，詢禪人則為病魔所撓，業經寶慶就醫，老人聞之歎曰：「禪門下衰，真實為生死的學人，最為難得；今斯人而有斯疾，豈龍天厭薄法門乎！」丙辰春三月朔，風雨夜半，忽禪人冒雨衝泥而至。老人相見大喜曰：「此豈病夫所能耶！」覩其眉宇津津爽氣，是知其疾已瘳八九。因再拈香請益，老人特示之曰：子之病魔，乃子之大善知識，為助道因緣，子知之乎？切以衆生之病，病在有我；以執我故，一切煩惱衆病以之而生，病生則苦必隨之，自古及今無有一人不病是者，唯知病病之人，不為病耳。且四大假合，聚必有散；縱使不病，何嘗不病哉！若了病不病者，則病不能病

之矣！子知今日之病，不知多生劫劫，病病至今日矣！子若不了今日病，則從此已去，不知病之底止也。子知生死之病，而不知要出生死之病，大有過於生死之病也夫！何故？古人以參禪不出陰界，墮於識情窠臼，縱有妙悟，皆成我見；以執四大為我病尚可醫，今離四大復執有我，此病則醫王束手，最難調治。諸佛諸祖特特出世，單為治此一種膏肓之病，費盡多少心力；求肯服藥而瘥者，幾何人哉！禪人身病已瘳，切不可被禪病侵也。雲門謂「法身有兩般病，其言透過法身，若法執不忘，已見猶存，亦是病」，極言認執之病也。禪人將前所蘊一切玄言妙語，及參禪執守功勛，一齊唾卻；只到一點惡覺惡習不留，定不被他養成病根，直使佛祖無立腳處。豈不見善財童子，南詢百城，參五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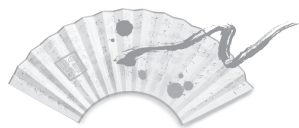
憨山大師法語

淨空法師 選輯

大善知識，各授一種法門；到頭只落箇與法界等，與虛空等，何曾有實法繫著耶！又不見毗盧遮那，法身非身，而托普賢妙行為身；普賢無行，但以衆生之行為行！故曰：「菩提所緣，緣苦衆生，若無衆生，則無菩提」，此從上佛祖出世之真榜樣。老人因謂禪人四大病身，非病魔不能治；禪病刺心，非衆生不能治。從今日去，只將身如大地等，則病魔潛蹤；心與衆生等，則我見不立。我見不立，則禪病自消。以心不自心，則本不生，不生則一法不立；苟一法不立，又有何法而作知見障礙哉！古人云：「捨情易，捨法難。」禪人捨身即捨情，捨見即捨法；情法兩忘，豈不為大無礙解脫之人哉！嗟予老矣，再晤為難，禪人勉之！

◎示李福淨

零陵李生應禎，請益心性之旨，因示之曰：夫心性者何？乃一切聖凡生靈之大本也。以體同而用異，因有迷悟之差，故有真妄之別，所謂「三界惟心，萬法唯識」。以迷一心而為識，識則純妄用事，逐境攀緣，不復知本有真心矣；若知真本有，達妄元無，則可返妄歸真，從衆生界，即可頓入佛界矣！達摩西來，單傳心印，頓悟法門，正是頓悟此心，此禪宗心性真妄之旨也。若夫吾儒所宗，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所傳之心性，則曰「唯精惟一」；以「精一」為宗極，而有「人心、道心」之別，此亦真妄之分也。但世教所原不出乎此，其曰「道心」，則不迷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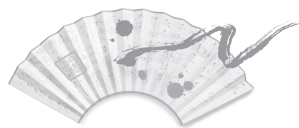
憨山大師法語

淨空法師 選輯

妄之性也；其曰「人心」，則迷性而為情。世人但知用情而不知用性，但知波而不知波原水也。故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性近則水原無波，習遠則逐波忘水；水尚不知，而況了達濕性無二乎！且如本一水也，而以鹹酸苦辣和之，則淡性亡矣，其濕性則本無二也。是知眾味乃妄之變也，其濕性不可變也。不可變者真，可變者妄；若達濕性無二，則眾味不可得而有也。所謂堯舜與人同耳，同者性也，不同者妄也。又曰，「人皆可以為堯舜」，其可為者性也，不可為者習也。人之所習，苟捨污下而就高明，則日遠所習而近於性，是可與為堯舜者亦此習耳；習近於性，即禪家漸修之行也。以世儒之學，未離凡近，去聖尚遠，非漸趨無以致其極；故聖人立教，但曰「習」、曰「致」、曰

「克」，其入道工夫，在漸復不言頓悟。若夫禪門則遠妻子之愛，去富貴之欲，諸累已釋，切近於道；故復性工夫，易為力，故曰頓悟。以所處地之不同，故造修有難易。其實心性之在人，本無頓漸之差，但論習染之厚薄，此入道要也。若究心性之精微，推其本源，禪之所本在不生滅，儒之所本在生滅，故曰「生之謂易」，此儒釋宗本之辨也。心性之說蓋在於此，若宗門向上一著，則超乎言語之外，又不殫心性為實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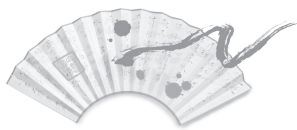


◎ 示段幻然給諫請益

諸佛出世，無法可說；祖師西來，亦無實法與人。但為衆生種種顛倒執著之情，隨宜擊破，令捨執著，頓悟本有而已。以衆生癡迷執著之心，堅固難破；加以歷劫無明煩惱，業障根深，難得頓悟。故費吾佛四十九年無量方便，為設斷惑證真之法，從凡至聖，設有五十五位之階差；非是世尊好作恁般去就，費婆心也。以衆生心病無量，故設對症之方，亦無量耳。及至究竟實際，直到知見盡泯，一法不立，始是到家田地。若有纖毫知見不忘，猶在門外止宿草菴。遣之又遣至無可遣，縱然如是，猶是法身邊事，未是法身向上事；止是教家極則處，未是宗門極則處。

由是觀之，修行一事，豈是草草，便以一知半解為得哉！且如宗門自六祖已前，不說參究功夫，只貴當下頓悟。自南嶽青原已下，根機不一，多在參求休養。及至五家建立，門庭施設不同，就裏宗旨元無差別。其於應機接物，如秦鏡當臺，照徹肝膽；至若與人解粘去縛，直指法身向上一路，勦絕佛法知見，不到窮源徹底，斷斷不肯輕易放過。其在禪道大盛之時，天下明眼知識甚多，學道衲子，處處參請印證，故悟者不落邪見。及宋而元，知識雖多，學人邪見不少，不墮生滅則落空見，有體無用。如二乘偏空，甚至撥無因果，墮落外道，豁達斷空；或悟心未徹，才見影響，便得少為足，自稱菩薩，口口談空，心心著有，竟造生死之業，而不自覺。如是皆未得明眼知識，勘驗提撕，故致禪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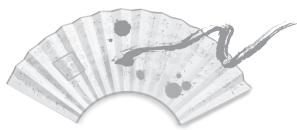
憨山大師法語

淨空法師 選輯

涸弊；古德云，「不是無禪，只是無師」，謂是故耳。大假末法，參禪得少為足者多。縱有真正學人，肯下死手做工夫，十年五年不變其志，亦有了悟自心一切皆空，因無明師印證，遂落空見。或識神未破，墮在光影門頭。或習氣未淨，被工夫逼拶，變現種種境界，將為神通妙用。或見諸佛菩薩現身說法，或使知心宿命，能見未來之事，或起種種異見；此皆習氣變現，若認作奇特，便落魔道。可惜一往工夫，為害非細，此皆不遇明師，又不知佛教中修心方便，故誤墮耳。亦有真參實悟，明見自心了無一法，不能開頂門正眼，便坐在淨裸裸赤灑灑純清絕點處，此名抱守竿頭、靜沈死水。故云：「百尺竿頭坐的人，雖然得入未為真；百尺竿頭重進步，大千世界現全身。」又云：「有佛處，不

可住；無佛處，急走過。」正是教人不可坐在無事甲裏，便說無佛可成，無衆生可度；此正墮在斷見，不能離此空見耳。縱然到此，亦是法身邊事，未是法身向上事。豈不聞雲門道：「得到法身邊，隱隱的似有箇物相似，亦是光不透脫；直饒透過，放過即不可。」此語實是修心照膽鏡也。故古德云：「悟之一字，直須吐卻。」應知佛祖說法，一味遣衆生執情，所謂「但盡凡情，別無聖解，若作聖解，即受羣邪」；稜嚴經中，「五十種陰魔」，非漫語也。今時修行既無明師指點，若不遵佛祖言教印證，將何以為憑據耶！始因衆生著有，故佛破其有見；二乘外道著空，故佛破其空見；菩薩著空有二邊，故佛說非空非有，破二邊見。及至入佛法中，又遣其佛見法見，所以遣至無遣，正謂「不見一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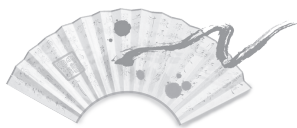
憨山大師法語

淨空法師 選輯

即如來」。豈不見善財童子，參五十三大善知識，已入五十三位法門；入佛境界，不說成佛之事，但云「與虛空等，與法界等，與毗盧遮那等」。及見普賢菩薩，乃為說十種行願。此便是修行學佛之大榜樣，不以悟後為無事也。今人修行，縱能悟徹法界，若不學善財修習普賢大行，終是不免墮落空見外道，可不懼哉！此上葛藤，特為「修行無多聞慧，錯誤用心，不能入佛知見」，故不免饒舌。若視為泛泛語言，不唯有負老僧，且自誤不少。

◎示靈源覺禪人

禪人住廬山歸宗有年，謂自知根器下劣，不能一超直入，但發願願此生盡命誦妙法蓮華經萬部。請乞證盟，「未審此行與參究工夫同異何如，願聞示誨」。老人因示之曰：諸佛說法，譬如食蜜，中邊皆甜，本無取捨差別；但由學人欣厭不同，故有異耳。所以吾佛出世，特為開示衆生一大事因緣；祖師西來，直指單傳，亦祇令人了悟此一大事因緣。所言一大事者，即指衆生本有之自心，名為佛性種子耳。是知經乃佛所開示之路，禪乃欲人循路而行；持經而不悟心，與參禪而不見性者，總非真行。六祖云：「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持經與參禪豈有二耶！是在



憨山大師法語

淨空法師 選輯

1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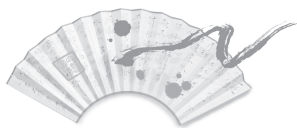
學人堅持久長不拔之志，持經即參究，參究即持經。所以經中佛意，苦求末世持經之人，斯豈求循行數墨者耶！古人參究，必拌三十年苦心；今經萬部，非三十年不足。禪人苟能持此一念三十年住山不異，佛祖定為摩頂安慰矣！但辨肯心，必不相賺；切不可作二法會也！

◎示蘄陽宗遠庵歸宗常公

常公有志向上事，專持法華經；聞老人至匡山，匍匐而來，相見於東林。自陳誦法華經：「於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除佛方便說，但以假名字，引道於衆生。」於此懷疑，不知如何

是一乘，如何是方便假名，願垂開示。老人謂之曰：所云「一乘」者，乃一切衆生之本心，吾人日用現前知覺之自性也。以此心性，是一切聖凡之大本，故說為「乘」；「乘」者是運載義，故曰，「三界上下法，唯是一心作」，除此心外無片事可得。即吾人日用六根門頭，見聞不昧，了了常知，不被塵勞妄想之所遮障，光明普照，靈覺昭然，即此一心是佛境界，則運至於佛。若以此心廣行六度，攝化衆生，不見有生可度，亦不見有佛可成，如是一心即菩薩境界，則運至菩薩。即以此心觀諸四諦，能斷愛染煩惱苦因，高超三界證寂滅樂，如此便是二乘境界，則運至二乘。若以此心精修梵行，四禪八定，則是四聖四禪境界，則運至梵天。能修十善斷上品惡，則感六欲諸天境界，則運至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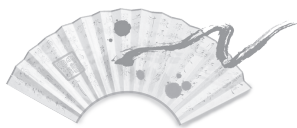
憨山大師法語

淨空法師 選輯

天。若迷此一心，恣殺盜淫，斷佛種性，則感三途劇報，則運至三惡道中。是故佛說「三界唯心」，除此一心，無片事可得，唯此一事，更無餘事，故說「一乘」；非此心外，別有一法可說也。若心外有法，是為外道邪見，非正法也。若了此心，則知三賢十聖，及一切衆生，皆一心之影響，道是假名；則知佛所說三乘十二分教，隨機施設，皆是假名，引導衆生，元無實法與人。也。種種方便，皆為開示此心，不是更有異法為衆生說也。不唯佛是方便，即末後拈華，迦葉微笑，及達摩西來，單傳心印，亦是方便。所言「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若言直指早是曲矣！末法學人，不達自心，專向外求，到底絕無真實受用；及有志參究向上事，不知本來無法，不了自心一味真實，更要別求玄妙。如

此用心，不唯正眼不明，抑且墮落外道邪見，名雖學道，不知翻成地獄種子，豈不哀哉！老人嘗謂學人直貴真實用心，自淨煩惱習氣，業識種子。破得一分業識，便露一分佛知見，達一分佛境界；斷得十分業識，便是十分佛境界。豈有心外別將巧法，逗湊將來，可為佛境界乎！禪人更莫狐疑，但只了知自心即是一乘，若悟諸法但有假名，便是真實工夫。直須一切處不迷，如此著力做工夫，不必更作一種思量較計，都是邪見種子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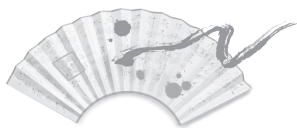


◎ 示董智光

董生斯張，生長富貴之室，早發求出生死之心，蓋夙習般若勝緣內薰之力也。先參雲棲大師，授淨土法門。頃參老人於雙徑，願受優婆塞戒；且自發露「罪業深重，願求出苦之要，用何修習以滅罪愆」。老人因示之曰：學人即知罪根深重，古德教人「隨時消舊業，切莫造新殃」。佛為業重衆生，開懺悔一門，最是出苦方便；偈曰，「衆罪如霜露，慧日能消除，若欲懺悔者，端坐念實相」，是為正行，此外皆助方便也。衆生自性與佛平等，本來無染，亦無生死去來之相。但以最初不覺，迷本自性，故號無明。因無明故，起諸妄想，種種顛倒，造種種業，妄取三

界生死之苦。是皆無明，不了自心，隨妄想轉。如人熟睡，作諸惡夢，種種境界，種種怖畏，衆苦難堪；及至醒來，求夢中事了不可得。是故衆生墮在無明夢中，隨妄想顛倒，造種種業，自取諸苦；醒眼看來，諸顛倒狀豈可得耶！即今現在無明夢中，如何能得消舊業？須是以智慧光照破無明，的信自心本來清淨，不被妄想顛倒所使，則諸業無因；以妄想乃諸業之因也。此何以故？由無始來迷自本心，生生世世以妄想心造種種業；業習內積八識田中，以無明水而灌溉之，令此惡種發現業芽，是為罪根，一切惡業從此而生。今欲舊業消除，先要發起大智慧光，照破無明；不許妄想萌芽，潛滋暗長。若能於妄想起處一念斬斷，則舊積業根當下消除，所謂「不怕念起，只怕覺遲」，覺照稍遲，則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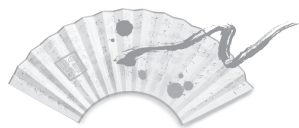
憨山大師法語

淨空法師 選輯

他轉矣！若能於日用起心動念處，念念覺察，念念消滅，此所謂「衆罪如霜露，慧日能消除」；以無明黑暗，唯智慧能破，是謂「智慧能消除」也。若晝夜不捨，勤勤觀察，不可放行；但就妄想生處，窮究了無生起之相。看來看去，畢竟不可得，久久純熟，則自心清淨無物；無物之心是為「實相」。若常觀此心，又何妄想可容，積業可寄耶！如此用心，是名「觀照三昧」。若自心煩惱羸重，無明障處不自覺知；如此則古德有教學人參究，即將念佛審實公案。正當著力，提起一聲佛號，橫在胸中，即便審究「這念佛的畢竟是誰」；如是隨提隨審，並不放空。將此疑團，橫在胸中，如己命根，更不放捨；一切動靜閑忙去來坐立，唯此一事，更無餘事。如此用心，纔見妄想起時，就將此話頭一

拶，則當下粉碎，一切妄想，自然掃踪滅跡矣！以此話頭，如日輪當空，無幽不照。只恐心力懈怠，不肯著實提撕，故不能敵妄想耳。若敵得，妄想消處，便是舊業消滅時也。捨此一著，更向心外別求，則諸佛出世，亦無懺悔處。此在自力，非他力可代也。若惡習強勝，力不能敵者，在昔佛有明晦，「若修行人，習氣不除，應當一心誦我無為心佛所說心呪」，此實格外方便也。以各人藏識潛流，習氣深厚，智力不到；不到之地，必須仗佛心印，以密破之。譬如難破之賊，必請尚方之劍。此須早晚二時，自取方便，唯以參究工夫，為第一義耳。老人以此指示，大似與盲人拄杖子，其實行在己躬，非師友可代也，以居士志歸法門，故名之曰「福覺」，要以覺照為行本也。字之曰「智光」，非智





憨山大師法語

淨空法師 選輯

1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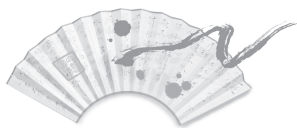
慧光又何以破癡暗耶！但須覺照不昧，智光現前，便是了業障出生死之時節也。

◎ 示聞汝東

維摩居士，住毗耶離城，家居盡屏所有，獨寢一室，以示疾說法；即文殊等三十二大士，窮其舌辯，不能當「杜口一默」，此從古在俗第一善作佛事者也。老龐盡散家資，從馬祖得西來大意，乃云「但願空諸所有，切勿實諸所無」，此又善學維摩者也。汝東居士，其以二老作知識乎！

◎示譚梁生

譚生根器最利，蓋從夙習般若中來。然般若乃衆生佛性，各具足，而根有利鈍之不同者，良由五慾習氣有厚薄之不等耳。其利根者，因久習般若，淨除染污習氣，及至今生，聰慧明利；而人不知返，將利根聰明，作染污惡習之資，是名顛倒也。以般若內熏，故時時有出塵志，且曰：「我至某時待世事了畢，即去學道」；此等見識，舉世皆然。以有將來之念，故目前種種應緣境界，由抱未來高尚之志，視為不足為，亦不屑為。以此虛想，返增貢高我慢之心，謂他人無此心，皆庸品耳。而自己將目前放過，世出世間，二者俱失；虛送光陰，及至將來，未必可如初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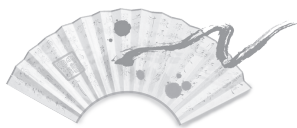
憨山大師法語

淨空法師 選輯

也。且又心不檢細行，情存鹵莽，以我見作高明，此尤誤之甚也。如此喚作有志氣，返不若三家村裏田舍翁，他無別想，歲歲生涯不缺，可不愧哉！聖人教人不躡等，故曰：「素位而行。」老子曰：「跨者不行。」惟今既有此向道之志，就從今日切切仔細，就規矩上做將去；將一片真實心，學道不染污的現前行將去。若目前時時刻刻不放過，則將來不脫空；若目前以虛想空頭，且待將來，是涉河求井而止渴也，豈不愚哉！譚生請直看「目前不虛放過」一著，便見平生下落。

◎ 示曹士居

凡民日用，不離見聞覺知，而聖人亦然。其用既同，而有聖凡之別者，在知與不知之間耳，故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學人復聖工夫，只在日用不知處，求其固有之知。若見本有之知，則一切聲色貨利，了然不被所感。如是遇境逢緣，如鏡現像，無一物可動於中矣！此入道之要門也。



憨山大師法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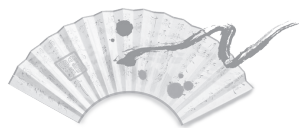
淨空法師 選輯

◎ 示馮延齡

學人向道，第一要怕生死，次要知生死根。生死根者，即用現前種種憎、愛、取、捨、我慢、貪、瞋、癡業是。既此是生死苦根，發心要斷，更無他術。只是起時，就照見定不容他起；當不起處，則當處消滅，消滅時更不相續。如此用心，念念不放过，心心不昧，其知自靈。知若靈，則觸境境不牽心，觀心心不附境。心境不到，則生死無容寄矣！如此用心，不必別求玄妙。

◎示王鹿年（丁巳元旦六日）

王生鹿年，生長淮西，來禮徑山，謁老人乞語。老人見其負義氣而有慈心，因謂之曰：子聞之，古有大力之人乎？敵人者愚，敵己者智；愚者常弱，智者常勝之道也。聖人教人以不用為用，故曰：「柔勝剛，弱勝強。」易曰：「剛而能柔，吉之道也。」項羽拔山舉鼎，力雄千古，及敗別虞姬，嗚唏泣數行下，是能敵人而不能敵己者也。聖示人直顏子曰：「克己復禮為仁。」古今學者，皆知克己之語，而不能作勝己之業，豈智也哉！王生有力於此，當不墮凡夫數可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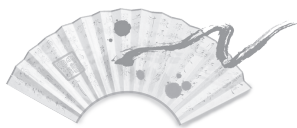
◎ 示在顛侍者

顛侍者，生於西蜀，少沈賤役。幸般若之因不昧，少小即知參妙峯大師，發出世心；亦夙種內熏而使之然。適遇澹居和尚入蜀，時顛執侍，直指徐公，素喜其信心；遂命禮澹和尚求出苦法，薙髮為沙彌。老人來雙徑，顛充侍者，日夜精勤無怠。老人初憐其蠢蠢，時時激發。顛時聞老人開示衲子，亦眉間津津動色，是知衆生佛性種子，待時而發也。因請益，老人乃開示以念佛審「誰」字公案，教其參究，顛亦能領荷。第恐無決定為生死心，不能拚命到底；又恐宿習惡知惡見，中道遮障，流入邪網。除此二病，則單一念，晝夜六時緊抱疑團，即二三十年不悟不

休；縱今生不悟，將作勝因，來世出頭，便知此事，雖經多劫，終不失正因種子。若立志不堅，用心不切，別起邪思，不但辜負此生，即千生萬劫，亦無出頭分也。

◎示朱素臣

士人學道，多以讀書為妨礙。老人曰：讀書何礙道；但不讀書時，多被無端妄想擾亂。若就閑時，能攝心一處，把斷妄想不行，心心在道，念念不忘，如此則學道時多，讀書時少也。老人嘗示學人，當要念頭起處即看破，事未至時莫妄生。果能如此用心，則妄想自斷，外事自然無擾，道力自強，工夫必易就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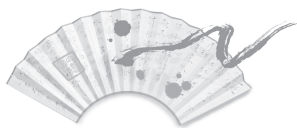
◎ 示沈止止

道不欲襍，襍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則不入。古云，「學道志當歸一」，吾所謂一者，一其志耳。今既知參究功夫，即將所參公案，橫在胸中。不論閑忙動靜，迎賓待客，日用云為，一切處提撕，不得放過；放過則被境擾，擾則生厭，厭則但有求閒之心，無念道之心矣！心志歸一，則百事可做。凡用心處，只在念頭起處著力，起即看破，看破即當下潛消，更不相續，被他掉弄，是參究訣法。故曰：「圖難於易，為大於細。」此正易處細處下手，便覺省力。若捨此更待閑時靜時，方做工夫，如此則盡此生，無入道之時也。沈生但就一念上做，不必向

外馳求；即禮佛持咒，也只在一念信力上做。總之種種方便，皆是攝心之法耳。

◎示澹居鎧公

古之忠義之士，非有大力，不足以任大事。力有心力，有氣力。語云，「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以形太勞則枯，精太勞則竭，神太勞則歇。莊周言「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此言過用而不知所養也。故老氏曰，「治人事天莫若嗇」，嗇者有而不盡用也。養形謂治人，養性謂事天，吾佛所謂「六根奔於六塵之境，久而遂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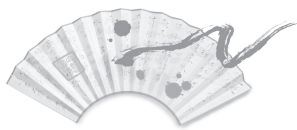
憨山大師法語

淨空法師 選輯

謂是故也。是知古人任大事者，未有不以有餘而從事於物也。如漢高帝以力取天下，百戰百不勝，及一勝即成大事，豈非善守有餘，以治不足者哉！先大師以法門大事，付公一肩荷之，不遺餘力，當百折之衝，秋毫皆窮神極力以應之，以其志有餘而不暇顧其形之易瘁也。今也有形易化，時往難復，當及時休養以全其天和，所謂「本立而道生」也。以公生平所學，以明心為格。若心廣而形眇，則力全而任有餘未盡之業，猶千里之行以暫息而至，公必有以自處也。何如！

◎示念佛切要（在雲棲為闡子將子與母氏說）

念佛求生淨土一門，元是要了生死大事，故云，「念佛了生死」。今人發心，因要了生死方纔肯念佛，只說佛可以了生死，若不知生死根株，畢竟向何處念！若念佛的心，斷不得生死根株，如何了得生死！如何是生死根株？古人云，「業不重不生娑婆，愛不斷不生淨土」，是知愛根乃生死之根株；以一切衆生受生死之苦，皆愛慾之過也。推此愛根，不是今生有的，也不是二三四生有的。乃自從無始最初有生死以來，生生世世，捨身受身，皆是愛欲流轉，直至今日。翻思從前，何曾有一念暫離此愛根耶！如此愛根種子，積劫深厚，故生死無窮。今日方纔發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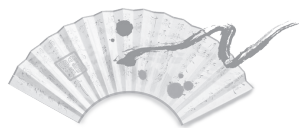
憨山大師法語

淨空法師 選輯

念佛，只望空求生西方，連愛是生死之根的名字也不知，何曾有一念斷著！既不知生死之根，則念佛一邊念，生死根只聽長；如此念佛，與生死兩不相關。這等任你如何念，念到臨命終時，只見生死愛根現前；那時方知佛全不得力，卻怨念佛無靈驗，悔之遲矣！故勸今念佛的人，先要知愛是生死根本；而今念佛，念念要斷這愛根。即日用現前，在家念佛，眼中見得兒女子孫，家緣財產，無一件不是愛的；則無一事無一念不是生死活計，如全身在火坑中一般。不知正念佛時，心中愛根未曾一念放得下。直如正念佛時，只說念不切，不知愛是主宰，念佛是皮面，如此佛只聽念，愛只聽長。且如兒女之情現前時，回光看看，這一聲佛果能敵得這愛麼，果然斷得這愛麼；若斷不得這愛，畢竟如何了得

生死！以愛緣多生習熟，念佛纔發心甚生疎，又不切實，因此不得力。若目前愛境主張不得，則臨命終時，畢竟主張不得。故勸念佛人，第一要知為生死心切；要斷生死心切，要在生死根株上念念斬斷，則念念是了生死之時也。何必待到臘月三十日，方纔了得，晚之晚矣！所謂「目前都是生死事，目前了得生死空」，如此念念真切，刀刀見血，這般用心，若不出生死，則諸佛墮妄語矣！故在家出家，但知生死心，便是出生死的時節也。豈更有別妙法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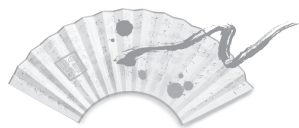


◎ 示玄津壑公

公受業淨慈，乃永明禪師唱道地。初薙髮，禮永明塔於荒榛，凡事一遵遺範，手自行錄。為師承卜遷師塔於宗鏡堂，後誓不募化；唯行法華懺儀，堅持其願，而集者如雲。塔工既成，修宗鏡堂，築三潭放生池，皆永明本願也。余弔雲棲大師，將往淨慈，公料理宗鏡堂為駐錫所。予入門禮永明大師塔，觀其精妙細密，經畫如法，纖悉毫末，咸中規矩。予留旬日，繞千百眾，人充足法喜，內外不遺；諸凡井井，頤指適可，如不經意。予以是見公才堪經世，慈足利生。不獨有深心實具，無方妙行；非乘宿願未易能也。予既行，公送別請益，予因示之曰：為佛弟子，

人有真偽，行有理事，才有體用，心有廣狹，均名僧也。而就中不同如霄壤，故菩薩利生之門，有其多種。佛呵聲聞為名字羅漢，斥非真也。佛所最重者，唯末世中護慧命者，為極難。其人以處剛強濁世，自救不暇，安能為法門乎；周身不給，安肯愛護衆生乎！諸大乘教中，皆稱能護法者為真佛弟子，以能克荷其家業耳。佛憂滅度之後，求持經者為難；然經即佛之法身慧命，非紙墨文字也。且法身流轉五道而為衆生，是知能護衆生，即護佛慧命；故般若教菩薩法，以度衆生為第一，以不住衆生相為妙行。所謂「滅度無量無數衆生，實無一衆生可度」，是了衆生相空也；然我即衆生之衆生也，衆生既空，我亦何有；我人皆空，中間事業，誰作誰受！物我兩忘，中間自寂，三輪若空，則實相





憨山大師法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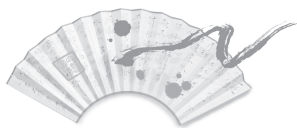
淨空法師 選輯

如如，平等一照；菩提涅槃，皆如幻夢，又何有佛法之可說、禪道之可修、萬行之可作哉！所以法華會上，讚持經者曰，「舉手低頭，皆已成佛」，是乃以已成之佛心，作現前之衆行，故一行皆是佛行；行之妙者無踰於此，如此是名真佛弟子矣！佛言：「慈悲所緣，緣苦衆生；若無衆生，則無菩提。」所以菩薩如大地心，荷負衆生故；如橋梁心，濟渡衆生故。毗盧以普賢為身。普賢以衆生為身；若以衆生為心，是為荷擔如來矣！公試觀予言，以印證其心。若見自心，果於法合，則法外無法，如空外無空；若有草芥塵毛，而不舉體全歸法性者，則是心外有法，法外有心，人我縱然，是非未泯。捨此法門，更於何處求向上一路乎！佛元無法與人，祖師亦願自度，若存一法之見，即是自心未

度；自不能度，求甚佛祖作擔糞奴郎耶！公自此以往，更須高著眼睛，自點檢看，莫道老僧饒舌！

◎示了無深禪人

佛言：「比丘心如絃直，可以入道。」淨名云：「直心是道場。」聖人亦云：「人之生也直。」是知佛心無別妙處，只是衆生中直心人耳。直則無委曲相。所言直者，乃一塵不立，方謂之直，譬如弓絃之直能容何物哉；纔有一念不直，便是過錯。能念念直，則念念不容一物；物不立處，則本體自現。故六祖大師云：「常自見己過。」即此一語，便是成祖作祖之要訣。所言



憨山大師法語

淨空法師 選輯

「過」者，非作事之差，乃自心之妄耳。以此心本無一物，平平貼貼，纔有一念則為過矣！一念為過，況種種惡習，念念發現，不自覺知，豈能免過！學人用心，不在一念上著力，則終身參學，不能得真實受用；以用浮想緣影為功，故錯到底耳。禪人初參老人於徑山，老人即字之曰「了無」，欲要著力於「本來無一物」耳。送別舟中，貽此勉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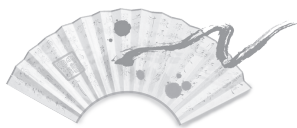
◎ 示吳江沈居士

一切衆生，皆以我執而為生死根本。以有我則有物，物與我對，則形敵生；以我招敵，則衆忤皆歸，忤則為其所惑矣！故

眼為色惑，耳為聲惑，鼻為香惑，舌為味惑，身為觸惑，意為法惑。惑則擾，擾則亂，亂則失其正；既失其正，則被所傷者多矣！世之人皆為其惑而不自知，為其所傷而不知痛，愚之甚矣！且將以為資我也，而又愛而執之取之，又愚之愚者也。惟有智者知其不我益也，故遠而避之。苟避之不若忘我；誠能忘我，則於衆敵，猶夫衆箭攢空，則無可寄矣！有志道者，試從此始。

◎示王子顯

世人一向在幻妄身心境界上作活計，從生至死，未曾一念返覺自心本來面目。由其不覺，故不知其病根。所在以水火相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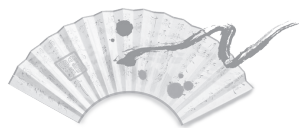
憨山大師法語

淨空法師 選輯

四大交攻，是為身病；妄想攀緣愛憎取捨，是為心病。然身病藥石可治，而心病則無藥可治。佛為世醫王，及調治衆生心病，種種方便，究竟單以覺破妄想無性，為回生妙藥。學人要求安樂法門，先須識破身非我有。但看「父母未生前，何曾有此血肉之軀」，及「四大分離，即今此身更向何處安立。」如此時時觀察，久則忽然一念覺破，即不為此身所苦。是為治身病之妙藥。一切病元皆從妄想心生，只須日用念念觀察，凡一切善惡念頭起處，即是病根發現。直須當念著力，就在起處觀察，看他畢竟從何處起，畢竟是誰起滅；及至妄想滅時，定要追察畢竟滅向何處去。如此追究到起無起處，滅無滅處，是謂「起滅無從」；則心體安然，得大自在。如此把斷要關，則前後不續，中間一念自

孤。即此一念獨立處，久久純熟，則妄想病根自拔，一切心垢，亦無地可寄矣！是為治心病之妙藥也。子顥切志向上事，但差在言語文字中求，不知向自己心地上求；以自心妄想，已是病根，又將他人言語把作實法，是謂重增一重障礙耳。從今但直覺破自心妄想，不被牽轉；但看妄想起處，決不可相續。佛言：「狂心若歇，歇即菩提；勝淨明心，本無外得。」如此用心不退，即此現前自心，便是大安樂解脫法門。老人因請益謚其名曰「福覺」，以其覺乃第一無量之福也。其勉之哉！





憨山大師法語

淨空法師 選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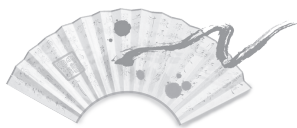
◎ 示旅泊居士沈豫昌

居士生十善之家，居富貴之室。以菩薩人為父母，以善知識為眷屬，以同行同願為奴僕，以慈力示現為兒女；而身處其中，如青蓮出水，挺挺淤泥。既發信心，修諸福德，事事如意。遶宅湖池約數里許，所養之魚稱湖沙數；初請藏經過蘆洲，滿蕩之魚，夜乘紅光而盡生天。其所遇福緣勝廣如是，但以行道不力為愧，請益老人，老人因示之曰：是誠可愧者矣！何也？以外施為易，內施不足，是捨心不若捨物之易耳。雖然，亦丈夫所難也。由歷劫生死情根，深固難拔，非發大勇猛決烈之志，求其如法修行，實非易易。若老人正眼視之，固不難耳。居士諦信，誠

能以物觀身，則身易輕；以身觀心，則心易忘；以心觀情，則情易折；以情觀性，則性易明；以性觀念，則念不生；念不生則道在我而不在物矣！如是，則與池魚之望法影而頓脫生死，何以異哉！居士能信不疑，則居家而入非家，即世而能離世，一切資財眷屬，皆入如幻三昧，又何道之難行，情根之難拔乎！居士欲入毗耶不二法門，當從此入。

◎ 示顏仲先持準提咒

在家居士，五欲濃厚，煩惱根深。日逐現行，交錯於前，如沸湯滾滾，安得一念清涼；縱發心修行，難下手做工夫。有聰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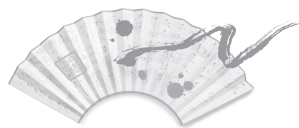
憨山大師法語

淨空法師 選輯

看教，不過學些知見資談柄，絕無實用；念佛又把作尋常看，不肯下死心，縱肯亦不得力。以但在浮想上念，其實藏識中習氣潛流，全不看見，故念佛從來不見一念下落；若念佛得力，豈可別求玄妙耶！今有一等好高慕異，聞參禪頓悟，就以上根自負，不要修行，恐落漸次；在古德機緣上，記幾則合頭語，稱口亂談，只圖快便為機鋒，此等最可憐愍者。看來若是真實發心，怕生死的，不若持咒入門；以先用一片肯切心，故易得耳。顏生福持，問在家修行之要，故示之以此。觀者切莫作沒道理會，以道理悞人太多，故此法門，尤勝參「栢樹子、乾屎橛」也。

◎ 示孫誦白

無明生死根株，只在現前一念；如人周行十方，盡生平力而不已者，將謂已涉千萬途程，殊不知未離腳跟一步也。是知歷劫妄想遷流，生死輪轉，實未離當人一念耳。若能日用現前見聞覺知，念念生處著力覷破，生處不生；則歷劫生死情根，當下頓斷，其實不假他力也。佛說「狂心不歇，歇即菩提」，豈虛語哉！老人指示「父母未生前」一句，著力參看，他日當有自信之時也。



憨山大師法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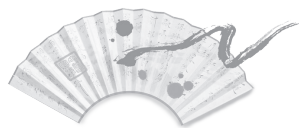
淨空法師 選輯

◎ 示陸將軍（名世顯號鎮湖）

將軍為濠梁世胄，天性英傑，其殺機固所賦也。中年知向道，入海門周先生室，先生拈「古人勸君識取主人公」之語示之。老人歸隱匡山，謁老人金輪峯下，自知殺業太重，願求懺悔。老人喜其性直無偽，固古豪傑忠肝義膽之儔；第古今賦此天性者多，盡錯用其心，故以佛種子，翻作地獄苦具耳。佛性無二，衆生與佛，不隔一毫，達性衆生即佛，不達性佛即衆生；如清冷之水，以之獻佛則清淨，以之洗穢則污濁，故佛之慈悲，即衆生之殺機。古德云：「護生須用殺，殺盡始安居。」又云：「梵語阿羅漢，此云殺賊。」經云：「與五陰魔、煩惱魔、死魔

共戰，有大功勳，滅三毒、出三界、破魔網，爾時如來一大歡喜。」此釋迦老子，勸人殺生之榜樣也。以佛能如此殺生，故號大雄猛、世尊。世人愚癡，賦有雄猛之佛性，而不自殺其賊，翻以殺人，劫劫生生，酬償地獄之苦；而自以為功多，豈不為至愚至癡，倒用其佛性者哉！語云：「一將功成萬骨枯。」自古罪之大者，莫大於殺生；其殺人以為功，殺生食肉，恣口腹，以為快，其愚等也。將軍能回心向上，自求多福，從今日去，以殺生之勇自殺其慾。佛言「貪慾瞋恚，過於怨賊」，能自斷之，是為殺賊；能破煩惱，出生死苦，是為大雄；以此直求無上佛果，是為大賞。其殺之利有如此者，而自棄不謀，可謂智乎！雖然，殺人則易，自殺則難，故云「出家大丈夫事，非將相所能為」。老





憨山大師法語

淨空法師 選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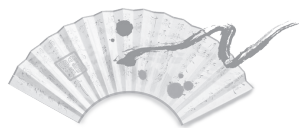
人葛藤至此，是謂法施慈悲；將軍信此，是真懺悔。

◎ 示六如坤公

從上諸祖教人參禪，雖有超佛越祖之談，其實要人成佛作祖耳。未有欲求作佛祖，而不遵佛祖之言教者；捨教而言修行，是捨規矩而求方圓也。且佛教阿難，開口便道「應當直心」；淨名云，「直心是道場」。馬鳴大師，開示修行切要須發三種心：謂直心，正念真如法故；深心，要集一切諸善行故；大悲心，願救一切衆生苦故。從上諸祖，未有不發此三種心者。學人祇知薈薈的去參話頭，只要妄想貪求玄妙；卻不知是「直心正念真如」，

祖師方便法門。若說「真如」二字，學人早作道理會取去，誰肯下死工夫做！若只教去看話頭，看到話頭，逼拶歷劫情根，忽然斷處；從來一切妄想情慮，當下消滅，求一念生心，了不可得。到此便是離念境界，正所謂「正念者無念」也。若到無念，則不求與真如合，自然覲體相應，如此便是佛祖教人「直心」的樣子也。是知參禪，更無別樣巧法，只是要人實實死做；做到恁般田地，豈有甚秘密巧妙哉！此乃第一直心修行也。第二深心，要集一切諸善功德：此諸善功德，不是外邊有為的事。如達摩大師對武帝云：「淨智妙圓，體自空寂，是真實功德。」是知達摩所說「淨智妙圓」，正是馬鳴「直心正念真如」。馬鳴所說諸功德，就是將直心正念去做，以真如徧成一切有為事法；今日要求證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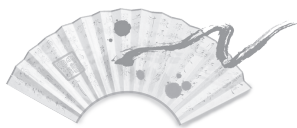
憨山大師法語

淨空法師 選輯

如，不是在死眉死眼鬼窟裡求，要在一切日用有為萬行上求。所以行上求者，不是在事上別討出一個玄妙真如來，只是就將直心正念，在一切事上驗看，可與直心正念相應不相應；若事事法，都與直心正念相應，則目前無一法一事，不是真如境界矣！所以馬祖與百丈諸弟子，日用中，搬柴運水，鋤田插禾，燒火煮飯，事事上覲面勘驗；尋常一言一句，冷言熟語，都是要弟子入證真如之門。若勘到果然一切處不昧，方許有為人分；若胸中絲毫未透，未到無念境界，起心動念，即被業轉，墮在生死窟中，故未輕許印正。此傳燈千七百則葛藤，皆真實印正語，非玄妙機鋒語。如今學人都把作玄妙奇特言句，蘊在胸中，當作已解；日用頭頭，未曾一毫看破，豈不誤哉！第三大悲心，願拔一切衆生

苦：如今學人，見拔衆生苦，是菩薩事，待他日成了菩薩，纔度衆生；卻不知能度衆生，方是菩薩。度衆生苦，不是有了神通妙用，纔去度衆生；卻就是「直心正念，集諸功德」處，就是度生事業。且如世尊，教須菩提「度盡衆生，實無衆生可度」；乃至「廣行六度，更無一法可行」；乃至「上求菩提佛果，亦無所得」。且度衆生，豈不是「集諸功德，實無一法可得」；豈不是一「直心正念真如」！如此妙用，乃自己日用神通，取之無禁，用之不竭，則何法而非功德事哉！以衆生日用種種事法，皆是煩惱現行；今以真如一念，事事法法上印破，都轉作真如妙用，便是度自心之衆生。如此參學，是名真參實究者。不是現成端坐養懶，過了三年五載，便誇大口，說我參禪幾多時，悟了多少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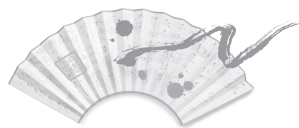
憨山大師法語

淨空法師 選輯

處。如此見識，都閻老子前喫鐵棒漢；反不如三家村田舍郎，他倒免酬信心檀越宿債。老漢看來，佛祖教人，原是分分明明，只是後人錯會，所以誤耳。禪人既歸心老人，須信老人言。從今將抱守瑠璃瓶子，一搗粉碎，將從前參的，都移在一片心身上；向成就衆生門頭，拌卻性命去，一一著實體驗過。發廣大心，能引一衆生發菩提心，便是拔一衆生之苦；自破一分我執，損一分煩惱，消得一分我見煩惱，便是證一分真如境界。若從此以去，更發長遠心，即三生十劫，劫劫生生，行到煩惱消盡處，便是度盡衆生處。若衆生煩惱一時都盡，更要成甚麼佛祖！

◎示西印淨公專修淨土

近世士大夫，多尚口耳，恣談柄。都尊參禪為向上事，薄淨土而不修。以致吾徒好名之輩，多習古德現成語句，以資口舌便利。以此相尚，遂到法門日衰。不但實行全無，且謗大乘經典為文字，不許親近。世無明眼知識，卒莫能迴其狂瀾，大可懼也。大都不深於教乘，不知吾佛度生，方便多門，歸源無二之旨耳。世人但知祖師門下，以悟為上。悟心本意，要出生死。念佛豈不是出生死法耶！參禪者多未必出，而念佛者出生死無疑。所以然者，參禪要離想，念佛專在想。以衆生久沈妄想，離之實難。若即染想而變淨想，是以毒攻毒，博換之法耳，故參究



憨山大師法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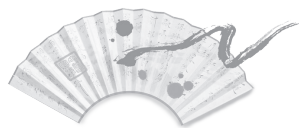
淨空法師 選輯

難悟，念佛易成。若果為生死心切，以參究心念佛，又何患一生不了生死乎！惟此淨土法門，世人以權目之，殊不知最是真實法門。諦觀普賢，以法界為身，修十大願，必指歸淨土；馬鳴傳心祖師，宗百部大乘，作起信論，究竟結歸西方；東土傳燈諸祖，雖不明言淨土，但悟心既出生死，不歸淨土，豈成斷滅耶；永明會一大藏，指歸一心，亦攝歸淨土；禪至中峯，時在季世，而極力讚揚西方；況此法門，乃本師無問自說，十方諸佛共讚。豈諸佛菩薩，諸大祖師，反不如今之業垢衆生，而妄談耶！淨公中年棄愛出家，初參紫柏大師，授參禪之指。今於淨土一門，願修而未決，老人因謂之曰：此事不必問人，只看自家為生死心何如；若為生死心，如救頭然，志要一生取辦。譬若人患必死之病，有

人覓還丹可救；一人授以海上單方，足以起死回生。只在病者，有決定心，信此可服，更不必待覓還丹；只服此單方，頓令通身汗出，絕後方甦，是時始知其妙。但諦信此法。專心一志，至臨命終時，方自知其效耳，又何必問取他人！勉矣，行之！決不相賺。

◎示魏聖期

聖期居士，頃以書來，請益云：某邇來，雖惕然於生死大事，欲隨處解脫，惟橫逆忽來，不能當下消受；雖旋能覺知，主人已被牽纏矣！觀此來意，乃真切有志於生死大事者；第未遇善



憨山大師法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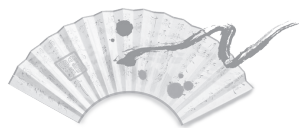
淨空法師 選輯

知識，指點心地工夫，故無把柄耳。蓋吾人，從來只認妄想為心，不知本有佛性。一向只在世情逆順境界上，起好惡憎愛，種種分別知見；殊不知此等憎愛喜怒之情，全是生死根株。舉世之人，未有不在此中一生交滾者。古德教人，「參禪了生死」，不是離此，別有玄妙；只是在此等境界上，憎愛之心看破，便是了生死。以此憎愛妄想，從來習染純熟深厚，若無方便法門，豈能敵得！所以參禪看話頭之說，正是破煩惱之利具耳；所以被他牽纏者，直為無此話頭作主宰耳。只如「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曰無」，即將此一「無」字，懷在胸中作話頭，下疑情；念念不忘，心心不昧。一切閒忙動靜應酬忽遽中，只提此一語，重下疑情審問；疑來疑去，只有一個話頭現前。縱是看書，

纔放下書本，回頭一看，便下疑情；此疑堅固，切不可作道理思量解會。只要一個疑念真切，久久純熟，但見心中妄念起時，如此一問，當下冰消；心中所起喜怒，只是一妄想耳。先有此話頭作主宰，及境界至時，一到即看破，當下冰消，全不用力。如此做工夫，不但敵破境界，抑有了悟之時；但切不可作玄妙道理思量，恐反誤也。

◎示淨心居士

往老人過吳中，淨心居士，參禮請益，老人示之以念佛法門。以念佛如水清珠，能清濁水，故以「淨心」為道號。別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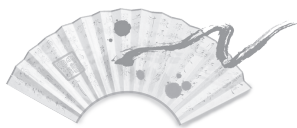
憨山大師法語

淨空法師 選輯

年矣！今書來云：念佛難成一片，復請開示。老人因示之曰：修行第一要為生死心切；生死心不切，如何敢云念佛成片！且衆生無量劫來，念念妄想，情根固蔽。即今生出世，何曾一念痛為生死；日用念念循情，未常返省。今欲以虛浮信心，就要斷多劫生死，所謂滴水救積薪之火，豈有是理哉！若果為生死心切，念念若救頭然，只恐一失人身，百劫難復。要將此一聲佛咬定，定要敵過妄想；一切處念念現前，不被妄想遮障。如此下苦切工夫，久久純熟，自然相應；如此不求成片，而自成一片矣！此事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告訴不得他人，全要自己著力。若但將念佛做面皮，如此驢年無受用時。直須勇猛，更莫遲疑。

◎ 示沈大潔

禪淨二行，原無二法；永明大師，示之於前矣！禪本離念，固矣！然淨土有上品上生，未常不從離念中修；若曰念佛至一心不亂，豈存念耶！但此中雖是無二，至於下手做工夫，不無巧拙，以參究用心處最微最密。若當參究時，在一念不生，若云念佛，則念又生也，如此不無兩橛。念就參究念佛處，打作一條，要他不生而生，生即不生，方是永嘉「惺寂雙流」之實行也。何耶？若論參究提話頭，堵截意根，要他一念不生；如此雖是參的工夫，古人謂「抱樁搖櫓」，只這要他不生的一念是生也，豈是真不生耶！只如念佛，若將一聲佛號，挂在心頭，念念不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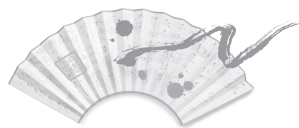
憨山大師法語

淨空法師 選輯

豈是真一心不亂！古人教人參活句，不參死句，正在生處，見不生意。如經云：「見剎那者，方悟無生。」即此一語，則參究念佛，當下可成一條矣！道人諦聽！參究念佛，此中易落淆訛，不可忽也。如何參究即念佛，念佛即參究耶？如今參究，就將一句阿彌陀作話頭，做審實工夫；將自己身心世界，並從前一切世諦，俗習語言，佛法知見，一齊放下。就從空空寂寂中，著力提起一聲阿彌陀佛，歷歷分明；正當提起時，就在直下看覷，審實此念佛的是誰，重下疑情。審之又審，疑之又疑，如驢覷井，覷來覷去，疑來疑去；疑到心思路絕處，如銀山鐵壁，無轉身吐氣處。是時忽然磕著觸著，真無生意，忽然猛的現前，時則通身汗流，如大夢覺。到此方信生即無生，無生即生；參即是念，念即

是參。回頭一看，始知向來，如在含元殿裏覓長安也。如此做工夫，最怕將心要悟；才有要悟的心，便是攔頭板也。只管一直做將去，不計工程，即到做不得時，則打起精彩，又從新做起。又切不可貪求玄妙，即有一念暫息，寂靜歡喜，切不可當作好處，直須吐卻；切不可將佛祖玄言妙語來作證，當作佛法。又不可墮在無事甲中，以此為得。總之一切聖凡，迷悟都不管，單單只是追求一念下落，追到趕盡殺絕處，久久自見本來面目；如十字街頭見阿爺，更不向人問覓也。看來此事，元是人人本分上事，更無甚奇特處。道人真真實實為生死大事，試從此下手，決不相賺。





憨山大師法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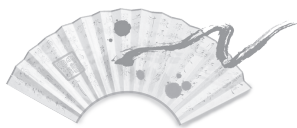
淨空法師 選輯

◎ 示陳善人

楚沔稱名郡，故文憲之邦，但法門善知識過化者希；觀智禪人，杖錫於此，掩關三年，一時向化者衆。適來善人，乃舊歸依信心弟子也；遠參匡山老人，為求開示，以傳白大衆，老人因示之曰：在家男女，能持五戒；謂不殺、不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食肉。佛住世時，常在法會稱優婆塞、優婆夷，此云「近事男、女」，以堪親近承事三寶故。其所修者，精持五戒，免墮三塗苦趣，是為天人之福，故曰：「五戒不持，人天路絕。」若持五戒，第一要明信因果，善惡報應，如影隨形。謂作善因福果，定生人天；若造惡因惡果，必墮三途苦趣。且觀世之高官尊

爵，富貴榮華者，此等必是前世修福，供養三寶，齋僧布施，印經造像，修寺建塔，濟貧拔苦之所感招；其長壽多男，父慈子孝，夫唱婦隨，兄友弟恭者，必定從放生不殺，持齋戒中來。在家有能持此五戒者，即五常備矣！謂不殺，仁也；不盜，義也；不邪淫，禮也；不妄語，信也；不飲酒，智也。儒門能此者，即成德之君子矣，持齋豈分外事耶！其中有上智高明之士，既持此戒，復念人世無常，如風中燭；怕生死苦，一失人身，萬劫難復。如此思惟，念生死苦，求出離心切；更宜發心，持念阿彌陀佛。將此一句佛，橫在胸中，心心不斷，念念不忘；朝暮禮佛誦經，回向西方，求生淨土。若念佛念到一念純熟，一心不亂，臨命終時，見阿彌陀佛，放光接引；投托蓮花，以為父母，花開





憨山大師法語

淨空法師 選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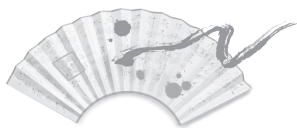
見佛，從此永出生死輪回之苦，長揖三界，是名菩薩。此念佛功夫，古今在家男女行持，一生取辦，生西方者不少。故曰：「唯有徑路修行，但念阿彌陀佛。」此外別求，皆為邪見邪行矣！善人持此，轉化同類，一人一家，以及一鄉一郡，通都為佛國矣！但願努力修行，只要信心真切，一念奉行，不必別求玄妙佛法。

◎ 示盛蓮生

老子云：「吾所大患，為吾有身；若吾無身，吾有何患。」圓覺經云：「我今此身，四大合成。當觀身中堅硬歸地，潤濕歸水，煖氣歸火，動轉歸風；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

如此諦觀，此心久久純熟，身相忽空。種種煩惱，皆從妄想顛倒而生，如夢顛倒本來不有。當煩惱時，直觀此心妄想，從何處生。追到本無生處，則妄想不生；妄想不生，則煩惱空。身心忽空，則一切煩惱，當下消滅，應念即入清涼極樂國矣！此觀喫緊，乃脫苦之妙藥。然初心觀未易成，但將阿彌陀佛，審實話頭，切切不可忘；若妄想起時，提起話頭一拶，則妄想自滅。以尋常無有正念，故專逐妄想流轉，攀緣不停以滋苦耳。一切諸法，皆自心生，心外無法；若不觀心，而求脫苦之路，猶卻步而求前也。只須發勇猛心，切不可說不能，乃自畫耳。





憨山大師法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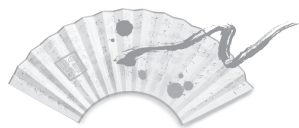
淨空法師 選輯

◎ 示吳啟高

啟高久歸三寶，齋心有年。今來匡山，求授戒法為法門弟子，以結未來出世之緣；因謚名「福常」，號「淨心居士」，為授優婆塞戒。復拈香請益，老人因示之曰：一切世間種種業行，皆是無常，盡為苦因，故感生娑婆國土；衆生所聚，故名堪忍。愚迷之人，以苦為樂，轉滋貪愛，更增苦本；不知出苦之要，是為顛倒。故舉世之人，但有一念知是無常苦空，發心求出離者，是即大智慧人；但有一念反省，發起厭苦之心，便是出苦之路；但有一念求生淨土之願，即是成佛之本。所以佛說戒法，教人止惡修善。以惡止則心淨，善修則苦滅，苦滅則福增。心淨則為淨

土之因，苦滅則為極樂之本，福增則為常樂之果。是知一念發起受戒之心，則衆苦可斷，衆福可集，生死可出，淨土可生；皆從最初一念，發心為因地也。居士今日既能知此事，發此心，故凡所作，即是出世之行；雖未出家，即名佛子。從今果以持戒之心念佛，淨除心中夙染，貪瞋癡愛，種種煩惱，則心地清淨。以此淨心念佛，念念不忘，心心不斷，即日用現前，事事皆是淨土之因；即所施種種，四事供養三寶者，皆為莊嚴淨土之資。所謂「心淨則佛土淨」，唯心淨土，自性彌陀，元不離當人一念，是為真實法行。所謂「真常之福，從淨心中」，謂是故也。居士果能諦信不疑，何用別求佛法！但不可作世間尋常事目之，則道念自堅，信心日長矣！珍重珍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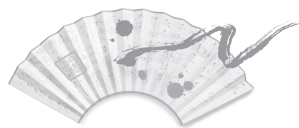


◎ 示無知鑑禪人

出家人，先須要知出家割愛辭親，本為求出生死。若為生死大事，要知世間一切諸法，皆是苦本，身是苦聚。必要發心修行，求出苦之道，先須看破，現在身心境界。當觀此身，乃地水火風，四大假合成形，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如此看破，則不為此身謀求，種種受用之樂。次要看破，現前見聞知覺，全是妄想用事，總非真心。以此妄心，造種種業，起心動念，無非是業，無非是罪；即此一念，便是生死苦本，切不可隨他妄想流轉。日用密密觀察，妄想起處，就要看破，當下消滅；切不可隨他相續，攀緣往而不返。若觀察不定，無巴鼻時，但將

一聲阿彌陀佛作話頭，緊緊抱定，念念不忘。有此話頭作主，但見妄想起處，即提起佛來，是為「正念現前」，則妄念不待遣而自消矣！如此二六時中，密密用心，唯此一念為主，其餘一切妄想皆為客；客主若分，久久純熟，則妄想自消，真心自顯矣！禪人若果有志，為生死大事，但以此一念為真；其餘世間種種伎倆，作詩寫字，乃至攀緣，交遊放浪，皆是顛倒癡迷之事也。若不慕實行，專事虛浮，縱放六情，遊談無根，空喪光陰；不唯虛生浪死，抑恐惡業難逃，千生百劫，無出頭時也。





憨山大師法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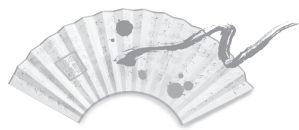
淨空法師 選輯

◎ 示徐清之

佛說「三界上下法，唯是一心作」。言「三界上」者，乃出世四聖，謂佛、菩薩、聲聞、緣覺也。「三界下」者，乃六道凡夫，謂天、人、修羅、三善道，及地獄、畜牲、餓鬼、三惡道也。是則十法界中，一切聖凡，善惡因果，依正莊嚴，皆由一心之所造；然此一心非別，乃吾人日用現前，分別了知之心也。既然一切由心，非次第造，乃日用現前，念念所作之業，於十法界流轉。若一念由貪瞋癡所作十惡（身三口四意三惡業），則就三途苦趣之因；若一念轉十惡而為十善，則為人天妙樂之因；若一念善惡兩忘，內不見有我，外不見有人，一心寂靜，則為聲聞出苦

之因；若觀目前苦樂逆順，由因緣生滅，流轉還滅，則成緣覺之因；若一念了知人法無我，因緣性空，無有作受者，而不妨現行布施持戒忍辱，六道之行，化度衆生，則為菩薩之因；若一念頓悟自心，本來光明廣大，無不包容，無不濟度，了無一法當情，生佛平等，即為成佛之因。故此一心，廣大無外，本來清淨，圓滿光明。若日用念念悟此，則雖居塵勞，而為出世之人矣；此所以維摩稱為不二法門也！居士若能體此而行，則一切恩怨是非人我，煩惱情根，應念化成光明藏矣！日用一切境界，試此觀看，念念覺察。若不能安忍，為煩惱之所障礙，纔見起處，即將六祖「本來無物」一句提起，如金剛王寶劍；則一切煩惱，當下冰消，身心化作清涼池矣！如此力行，若能精進不退，則頓證大解





憨山大師法語

淨空法師 選輯

脫場，又何此外別求佛法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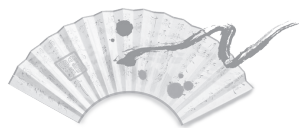
◎ 示凝畜通禪人

佛祖修行之要，唯有禪淨二門，兼以萬行莊嚴，是為正修行路。比來學人，參禪者多被邪師過謬，引入邪見稠林，墮我慢魔，增外道種，是大可憂；況十無一人，得解脫處！似此不唯自誤，亦且誤人，可不懼哉！是故老人，極力主張，淨土真修。世人不知，都輕視為尋常，不知念佛之妙，故多錯誤耳。且念佛即是參禪，更無二法。即念佛時，須先將自己胸中，一切煩惱妄想，貪瞋癡愛，種種襍亂念頭，一齊放下。放到無可放處，單單

提起一聲阿彌陀佛，歷歷分明，心中不斷；如線貫珠，又如箭筈相拄，中間無一毫空隙處。如此著力靠定，於一切處，不被境緣牽引打失；如此日用，動中不襍不亂，夢寐如一；如此用心，念到臨命終時，一心不亂，便是超生死淨土之時節也。若但口說念佛，心地不淨，妄想不除，只道念佛不靈驗；如此縱到三生六十劫，亦無出頭分。爾其勉之！

◎ 答德王問

承大王諭使者，訪問山僧修行直捷法門云：王已能持不殺戒，齋蔬三年，但念末後一著為急。有何法修持，至臨終安樂，



憨山大師法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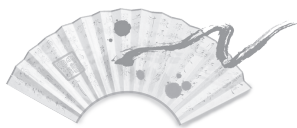
淨空法師 選輯

後世不迷？此乃大王宿習，般若根深，積生修習；故今處富貴尊位，不昧本來一念，真切參求法要。山僧愚劣，敢以實對。惟佛說法度人，如應病之藥，方便多門，不是一種。自教流此土，古今依奉修行者，有禪與教兩門，人人共由。禪則傳燈諸祖，直貴了悟自心；其下手工夫，則以單提話頭參求，直至明見自心而後已。此獨被上上根人，一超直入；又須善知識時時調護提撕，方得正路。在昔王臣，亦有能者，蓋不多見，是乃出家人易為行耳。今大王尊居深密，不易接見善知識，故不敢以此勸進；其有依教修行。昔有天台智者，大小止觀，乃成佛要門。其大止觀文繁難於理會。其小止觀，雖簡易，其實要說解明白而下手安心，亦不易入；即能知能行，亦難得親切，日用現前，境界逆順處多

用不上，況末後大事乎！此法亦非大王所易行者，亦不敢進。今獨有佛說西方淨土一門，專以念佛一事為要，以觀想淨境為正行，以誦大乘經為引發，以發願為趣向，以布施為福田莊嚴。此實古今共由，不論貴賤智愚，俱能真實下工夫；故萬人修行，萬人效驗，此願大王留意焉。謹將日用修行規則，條列如左：

我佛為救度娑婆世界諸苦衆生，專說西方極樂淨土法門，但專以念阿彌陀佛，發願往生彼國。有彌陀經一卷，便是證明。其經中所說，都是彼國，及國土境界實事，最是明白。其修行之方，亦有節次，如僧家功課之法，不必拘套，但以念佛為主。每日早起禮佛，即誦彌陀經一卷，或金剛經一卷，即持數珠，念阿彌陀佛名號，或三五千聲，或一萬聲；完即對佛回向，發願往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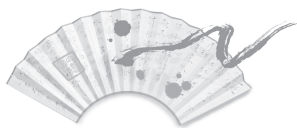
憨山大師法語

淨空法師 選輯

彼國，語在功課經中。此是早功課，晚亦如之。如此日日以為定課，定不可缺。此法教諸宮眷，如法同修更妙；此乃我 聖宗仁孝聖母所行，垂法宮闈，至今不廢者，是為常行也。至若為末後一著大事，其做工夫，更要親切。每日除二時功課之外，於二六時中，單將一聲阿彌陀佛，橫在胸中，念念不忘，心心不昧；把一切世事，都不思想。但只將一句佛，作自己命根，咬定牙關，決不放捨；乃至飯食起居，行住坐臥，此一聲佛時時現前。若遇逆順喜怒煩惱境界，心不安時就將這一聲佛，提起一撈，即見煩惱當下消滅；以念念煩惱，是生死苦根，今以念佛消滅煩惱，便是佛度生死苦處。若念佛消得煩惱，便可了得生死，更無別法。若念佛念到煩惱上作得主，即於睡夢中作得主；若於睡夢中作得

主，則於病苦中作得主；若於病苦中作得主，則於臨命終時，分明了了便知去處矣！此事不難行，只是要一念為生死心切，單單靠定一聲佛，再不別向尋思；久久純熟，自然得大安樂自在，得大歡喜受用，殊非世間五欲之樂可比也。惟大王留意此法，便是真實修行；捨此，更無過此直捷省事者也。切不可聽邪見邪說而惑焉！又大王若要末後知去向，更有一妙法，請為言之：其法就在念佛心中，時時默下觀想。想目前生一大蓮華，不拘青黃赤白，狀如車輪之大；觀想華狀分明，仍想自身坐在華中，鬚臺之上，端然不動；想佛放光明來照其身。作此想時，不拘行住坐臥，亦不計歲月日時。只要觀境分明，開眼合眼，了了不昧；乃至夢中，亦見阿彌陀佛，與觀音勢至，同在華中，如白日明見。





憨山大師法語

淨空法師 選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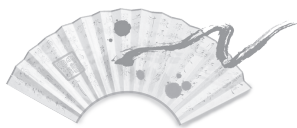
若此華想成就，便是了生死之時節也。直至臨命終時，此華現前，自見己身，坐蓮華中，即有彌陀觀音勢至，同來接引；一念之頃即得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居不退地，永不復來受生死之苦，此實修行一生了辦之實效也。惟此法門，非是僧談，乃佛經中，處處開導，直捷法門；所謂「惟有徑路修行，但念阿彌陀佛」，捨此別無妙法矣！聞大王心不求長生，但願末後明白，除此再無可明白之法矣！若怕疾病，要學調息運氣求卻病，此非良法；若氣不善運，返至大病，至不可療，萬萬不可惑於此也。若是念佛一法，得入親切，其餘總不必留心矣！願大王著實諦信，切莫懷疑！

又

正月二十七日，僧蘊真，奉大王令旨，持睿語，下問事件。山僧伏讀再三，足見大王體究生死大事，要明性命根宗，了達佛祖禪教旨趣。山僧愚昧，不敢妄譚，謹按教典，一一條牒來問，對答分明，陳列如左，伏乞睿覽。

一問三乘之道，性命之原，教禪之說，達摩之道。何曰無字？心地何處用功？人生到底，怎麼下落？又說「有佛無佛」，端的何為？又說「一靜之中，無我無人，猶如太虛」，到底如何？可將上中下乘言語，佛祖度衆生之念，一一細剖解釋，是所願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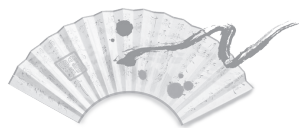
憨山大師法語

淨空法師 選輯

答：佛教宗旨，單以一心為宗。原其此心，本來圓滿，光明廣大，了無纖塵，清淨無物。此中本無迷悟生死，聖凡不立，生佛同體，無二無別。此正達摩西來，直指此本有真心，以為禪宗；故對武帝云，「廓然無聖」，若能頓悟此心，則生死永絕。只在當人一念頓悟，即名如如之佛，不屬修證階差，不屬三乘漸次；此禪宗旨為向上一路。從前諸祖所傳，即指此心，以為宗極，是名為禪。此宗不立文字，只貴明心見性。其修進工夫，當初達摩教二祖，問曰：「汝作甚麼？」二祖云：「乞師安心。」達摩云：「將心來，與汝安。」二祖云：「覓心了不可得。」達摩即與印正，云：「與汝安心竟。」此「心不可得」一語，便是西來的指。二祖又問：「豈無方便？」摩云：「汝但外息諸緣，內心

無喘，心如墻壁，可以入道。」此便是教參禪最初第一著工夫。「達摩之道」，如此而已；除此心外，更無別法。後來禪道既久，學人不能頓悟，故有參禪提話頭之說。其話頭不拘是誰，隨將古人公案一則，蘊在胸中作話頭，下疑情。即「無」之一字，就是公案；直這疑處，便是參究。參來參去，久久忽然心地迸開，如大夢覺，即名為悟。以參究便是「用工夫」；以正參時，心中一念不生了無一物，故說「無我無人，猶如太虛」，悟處便是「下落」。既得了悟自心，則歷劫生死情根，一齊頓斷；既悟此心又說甚佛與衆生！故從此已去，三界往來，任意度生，永絕諸苦，不被生死拘留，是稱菩薩。此便是「參禪到底下落」，性命從此了卻。若不悟此心，則被一生作下善惡業牽，輪轉六道諸





憨山大師法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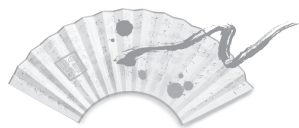
淨空法師 選輯

苦趣中，到底沒下落；所謂「生死苦海，無有彼岸」，正謂此也。

一問「三乘之道」，乃是佛度衆生，隨機施設，權巧方便之法門也。一大藏經，皆是此意。原夫一心之法，生佛同體，本無身心；蓋因最初一念妄動，迷了此心，遂結成幻妄身心。即今人人血肉之軀，名為色身；即今知覺思慮者，乃妄想，心經說「五蘊」是也。五蘊者，色受想行識也。肉身即色蘊，心即受想行識之四蘊。以身心知苦樂等為受，分別貪求念念不斷為想，此想相續不斷為行，此三即知覺思慮之心。其識即命根，初未迷時，但只云性；既迷真心，有此幻妄身心，其識連持此身，故名為命，此「性命之原」也。佛初出世，只是教人了悟此心

而已。以迷之既久，不能了悟，故佛設方便，先教人知此身是苦本；其苦因貪瞋癡愛，煩惱所集而生，故要人先斷煩惱，其苦可出。有中下根人，依之修行，斷了煩惱，果然得出生死之苦，是稱聲聞緣覺為下中二乘；因他但能自度，不能度人，不知同體之意，只得一半，故名小乘。及有大心衆生，既能自度，又能度人，自利利他，廣修六度，謂能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有此六行，其心廣大，是名菩薩，故名大乘，又云上乘。此二乘法，一大藏經，都說此事，只是要人了悟此心。末後會歸一心，即名最上一乘，是名為佛，此教中之極則也。三乘修行之法甚多，說不能盡；但依一法修行，皆得出生死苦，非止一端。種種方便直是悟了此心，方是末後下落處。未悟此心，俱在





憨山大師法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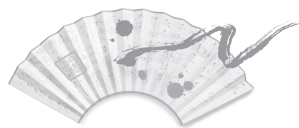
淨空法師 選輯

生死海中，隨善惡轉。若作善，即生天上人中；若作惡業，縱貪瞋癡愛，即墮三途，受苦無量。此三乘法，若學中下乘修，則一向愛戀此身，貪著受用，妄想之心，不能斷除，故不能也；若學上乘人修，雖能布施持戒，其後四行，又不能全，亦不能即出生死。縱修善法，生在天上，福盡還墜；如汲井輪，終無下落。若求悟明此心，可了生死。無奈如今現前事法交錯，又不能下苦心參究；縱參亦不得真善知識指教，恐錯用心，返落邪道。如此，豈不虛過一生，雖要求箇下落，到底無下落；以天上受福，未免輪迴故也。故佛別設直捷方便，念佛求生淨土一門，此乃一生成就，臨命終時，定有下落也。今將念佛淨土法門，為大王陳之：

一問淨土法門，為何而設？因佛設三乘之法，要人修行，

不是一生可以成就；恐落生死苦海，難頓出離。若要參禪，可一生了悟，得出生死；又因妄想紛紛，習氣深厚，不能參究，若未悟明此心不免輪迴。故別設西方淨土一門，此不論上中下根，及貧富貴賤，但肯依而修之，一生可以成就；所謂「惟有徑路修行，但念阿彌陀佛」，更無巧妙。何以如此？以我今現住世界，名為娑婆，乃極苦之處，謂生苦、老苦、病苦、死苦，乃至求不得苦、冤家聚會，種種諸苦，說不能盡；雖是王侯將相，富貴受用，種種樂事，都是苦因。以此極苦，難得出離，故說西方淨土，名為極樂世界。以此國中，但受諸樂，故名極樂；以彼佛國絕無穢污，故名淨土。無有女人，蓮華化生，故無生苦；壽命無極，故無老死苦；衣食自然，故無求不得苦；諸上善人，俱會





憨山大師法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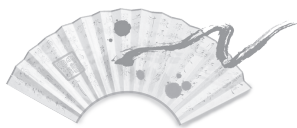
淨空法師 選輯

一處，故無冤家聚會之苦。以彼國土，七寶莊嚴，故無瓦礫荊棘便利不淨；種種清淨，全不同此世界。彌陀經中所說，一一皆是實事。今一切人，求生彼國者，更無別法，但一心念佛，以為正行，日日回向。又心想蓮華，身坐其中，故臨命終時，即見阿彌陀佛，放光接引；見大蓮華，湧現在前；見自己身，坐於花上，一念往生。既生彼國，從此永不復墮生死苦趣，名不退地菩薩。此便一生修行結果，後世下落，如此分明。除此之外，別說臨終有甚境界，皆是邪說。若不念佛，及臨命終時，隨造惡業惡境現前，悔之晚矣！此是最省要直捷修行法門，是佛別設接引方便也。

一修淨土，不必求悟明心性，專以念佛觀想為正行；又以

布施齋僧，修諸福田功德，以為莊嚴佛土之助。其念佛心中，雖發願往生，然必要知，先斷生死之根，方有速效。如何是生死之根？即今貪著世間，種種受用，及美色淫聲，滋味口體，一切皆是苦本。及一切瞋怒忿恨之心，及執著癡愛之心，與一切邪魔外道，邪師所說，邪教之法，即如今一類邪人，妄稱圓頓達摩等教，及妄立南陽淨空無為等教，歸家等偈，一一皆是近代邪人，望空捏作；此等言語，惑亂世人之法，俱要盡情吐卻。乃至全真，採取陰陽等術，內丹外丹之說，都是邪法，皆不可信。單單只是篤信念佛一門，每日誦彌陀經兩卷，念佛若干，或不計數。只是心心不忘佛號，即此便是話頭，就是性命根宗；更不必問如何是性命，當人本來面目。及三魂七魄元辰之說，這些全是在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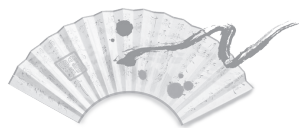
憨山大師法語

淨空法師 選輯

肉軀上，妄認妄指之談，俱無下落。若問在生怎麼樣，沒後怎麼樣。在生造惡的，沒時惡境現前；在生念佛求淨土的，沒時淨土佛境現前。以遂我所求，乃是好事；若不是所求善心中來，都是邪魔之事，決不可錯信，誤了百劫千生也。但看稜嚴經中，說的分明。若說「有相皆妄」，此言是參禪門中的話；單單只求清淨真心，不容一物，故說「有相皆妄」。以念佛淨土，原是想心成就，經云，「想激成國土」；以參禪要斷妄想心最難，故今以淨想換去染想耳。其蓮華現前正是觀想成就，又何以妄相推之；修行各有門路不同，不可一概論也。已上所答，皆依佛祖經教中一一考正，不比妄談。若參禪，則以明心見性為主；若念佛求生淨土一門，不必明心見性，單單只是念佛。佛者，覺也。若念念

不忘佛，即念念明覺；自心若忘了佛，便是不覺。若念至夢中能念，即是常覺不昧；現在若此心不昧，則臨終時，此心不昧。即此心不昧處，便是下落。賢王如今國事萬機，決不能參禪，惟有念佛最好。不拘閒忙動靜，一切處都念得；只是一心不忘，更無別巧法。其前知乃神通之事，此不必求，當時佛不許學習此事；若成了佛，自然有神通，不待求也。其鬼神前知，非是人可學得的，切不可想此等事；若念佛到臨命終時，自然預知時至，亦是尋常念力成就，不可強也。已上數條，伏乞賢王詳察留意焉。





憨山大師法語

淨空法師 選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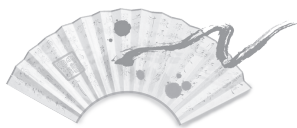
◎ 示蕭玄圃宗伯（天啟癸亥冬十月初六日從此絕筆）

入道先要了悟，當人心體，本來光明廣大，包含無外；彌滿清淨，聖凡不立，不為身心世界之所拘礙。此即向上一路；西來心印，唯此而已。既能悟徹此心，則於日用應緣，一切境界，如鏡現像，來無所粘，去無踪跡。如此則凡所施作，皆從真心實際中流出，一一皆真實不朽之事業，不但與日月爭光也；較彼區區迷夫妄想，機械所為者，豈可同日而語耶！此段光明，人人具足，本無欠缺；但我見堅固，凡有所作，必以為己功，執所見為必是，是非交錯，終無一定之論。所以然者，以無廓然大公之心，而欲建千秋不朽之業，難矣！

又

吾人心體，本來圓滿光明。即今不能頓悟，不得現前受用者，蓋因無量劫來，貪瞋癡愛，種種煩惱，障蔽自心；故漸修之功，不可少耳。滄山云：「學人有能一念頓悟自心，但將所悟的，淨除現業流識，是名為修。」不是此外別有修也。若學道人，但求頓悟便了，將謂無功可用；此則習氣深潛，遇境竊發，久則流入魔界矣！然漸修之功，亦非有次第。但日用中，向未起心動念處立定脚跟，返觀內照，於一念起處，即追審此一念，從何處起；追到一念生處，本自無生，則一切妄想情慮，當下冰消矣！然所忌者，無勇猛力，不能把斷咽喉，不覺相續，則流而不返也。





憨山大師法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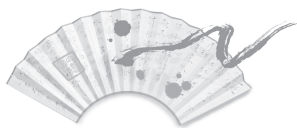
淨空法師 選輯

◎ 示黃惟恆

足下雖云向道，而此中眼目，未得明徹，往往將世法佛法，與宗與教，不免話作兩橛。若此處話作兩橛，則一切憎愛逆順，取捨好惡，窮達動靜等，宜乎一一皆作兩橛也。海印頻頻為足下道：「佛祖元無實法與人，但只為人說破各各分上本有之事耳。」宗鏡云：「以一心為宗，照萬法為鏡。」特由吾人不能知一心，故佛說教以指之；吾人不能見自心，故祖假禪以示之。二者皆不得已也。足下今云，「習教不免精神疲倦，由宗如乘順風」，此足下多生般若習氣之深如此；大段海印分上，二皆虛誑，總無難易之說。苟足下不達自心，則宗為邪解邪染，皆墮識

情窠臼；而教亦妄知妄見，盡落言說話柄，皆非究竟真實處。殊不知教乃佛眼，禪乃佛心；二非兩般，豈有彼此！海印教人看教參禪，皆不是這等知見，足下今日作此解，不獨辜負海印，抑且辜負己靈耳。曾記古人有問者云：「古人饑時喫飯，困時打眠便是道；今人饑時喫飯，困來打眠，為什麼不是道？」答曰：「古人喫飯只喫飯，打眠只打眠，所以是道；今人喫飯不喫飯，打眠不打眠，胡思亂算，所以背道耳。」由此看來，足下日用，只將眉毛剔起，叱咤一聲；只教神驚鬼怕，天魔膽碎，陰鬼魂消，一喝喝退。落得本地靜靜悄悄，寸絲不掛，赤力力淨裸裸。將此一段家風，要讀書便讀書；不讀則拈向一邊，不許掛一字。要作文，便作文；不作便拈向一邊，不許胡思算。乃至喫茶喫飯，就





憨山大師法語

淨空法師 選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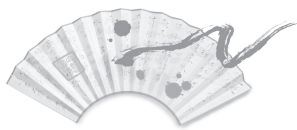
喫茶喫飯；要打眠，便打眠；要痢屎放尿，便痢屎放尿。撞著便了，更不許過後思量。如遊魂鬼子一般，乾乾淨淨，潔潔白白；亦不許坐在乾淨潔白裡。如此單刀直入，一念向前，則讀書親見古人，作文也只向自胸中一口吐出，更無前後。含蓄時，便是吐露時；吐露時，便是含蓄時。如此不為動靜明暗所轉，不為種種伎倆所移，此之謂挺特大人，沒量漢也。足下信然之乎？若果見信，便撩起，向這裡入，珍重珍重！

◎ 示馬居士

學道人，第一要為生死心切。第二要知身是苦本，心是妄想

造業之本。第三要真真看破，世間功名富貴，聲色貨利，都是虛華不實。第四要怕今生造下惡業，將來一墮地獄，受種種苦，無人救護。第五要知現在命根，只此一息之間，若此息一斷，則再求今日參禪學道作福之事，永不可求；況受用富貴乎！學道人但得此五種心，時時刻刻，蘊積在懷，則目前一切虛華境界，自然冷澹，心地自然清淨；將從前一往，所學知見學問，口頭伎倆，一切放下。發菩提心，永斷酒肉，不貪不愛，持戒修福，作諸功德，以為載道之本；仍讀大乘經典，助發自心，開佛知見，方可作觀。但觀此心，廣大圓明，清淨空寂，一法不可得，妄念元無，亦無生滅；而此根身，一切動作，猶幻人元無心識。目前一切境界，猶如空華，忽起忽滅，本來不有；唯只圓明一念，歷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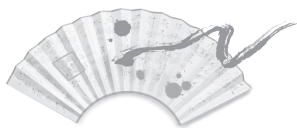
不昧，此念亦無，是名正念。如是用心，二六時中，動靜閒忙，如如不動。逆順好惡，冤親平等，隨順世緣；所作功德，一事一法，皆成圓妙淨行。如是行者，名菩薩行。道人果能如此用心，可謂不出塵勞而作佛事，現宰官身而說法；即此是名報佛恩、報國恩者。公稟性靈明，發心向道，故特此示之！乃贈以號曰：「淨妙居士」。公其無負己靈，無忘此說。珍重！

◎ 示王生求受戒更字

王生名廷佐，字子瞻；生意謂名俗，而字犯古，請幻人更新之。幻人喜而告之曰：異哉，子之質也！傳有之曰：「苟日新，

日日新，又日新。」今子志願祛，故吾而大新之；不獨新子之名，抑且新子之心。名者，實之賓；心者，德之實。苟不務實而尚虛名，非德也。由是觀之，非獨子俗於名，抑且俗於心。所謂「俗」者，非衣冠言貌之謂也；所謂「狎習」，染污於性德者之謂也。吾人性德本明，由日漸染嗜欲，目蔽邪色、耳蔽淫聲、鼻蔽臭香、舌蔽爽味、身蔽妄觸、心蔽邪思，六者交蔽，汨昏其中；熏陶漸染，習以成性，將謂之本有，謂之固然。是以大馳於昏迷之境，本明之德，翻視為異物，安知有故吾故吾哉！聖人所悲，悲在於此，故投戒水，以洗滌之。且夫戒者，非他物也；乃自心本有之智光，即儒所謂「明德」也。今夫人者，智光不朗，故明德日昏。今復明德，而返天真，必須朗智光而破昏蔽。昏蔽





憨山大師法語

淨空法師 選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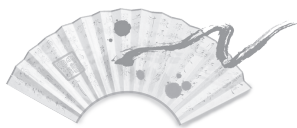
破，本體現；智光朗，諸障消。此吾佛所以戒殺生以成仁，戒偷盜以就義，戒邪淫以立禮，戒妄語以敦信，戒飲酒以明智。五戒具，而五常足；六情斂，而三業清。此所謂滌舊染，進日新；捨故吾，而造新化也。故幻人亦更其名曰「言」，字曰「子綸」。將其奉佛戒，如君命也。子其勉之！

◎ 示周子潛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此老氏之戒也。「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又曰：「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

及其長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此孔子之戒也。「不殺，不盜，不淫，不妄言綺語，不兩舌惡口，不貪瞋癡。」此佛之戒也。噫！以吾人之性，本自靈明清淨。但以習染之污，日就汨昏，沈迷而不省者；唯在耳目口鼻身心之間，與聲色香味觸法相對，膠固綢繆，接構心鬪，長迷而不返也。故聖人愍之，切為之戒，且將欲祛舊染，斷塵習，而復乎本然清淨真心也。由是觀之，戒在我而備在心，修之以身，是謂「道不遠人」，故曰：「聖遠乎哉？體之即神。」吾人欲造大道之原者，唯在謹謹奉持於是而已矣！周子少年，切志向上，歸心於此，故因書此以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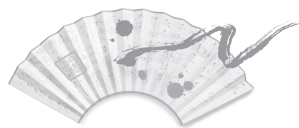


◎ 示吳公敏

空生問佛，「云何應住，云何降伏其心」。佛答以「應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又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又云，「信心清淨，即生實相」。然實相無相，於何有生？良由生即無生，則住本無住；信心如此，則五蘊清涼，一念頓空，諸妄圓滅。如是降伏，即非降伏，是名降伏也。公敏信心甚篤，從余乞授菩薩戒，且問持心之方。余即告以調伏之法如此，又更其字曰「調伏」。至若相即無相，則不可以無相為無相。故又刻之以定課，日用不移；久久純一，泯絕諸相，頓契無生，是所謂「信心清淨，即生實相」也。

◎示澄鑑二公

語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又曰：「中無主不立，外無正不行。」此言雖小，可以喻大矣！是以世出世學，聖賢之道，未有不自正心誠意修身，而至於致知格物，明心見性者。故孔氏為仁，以三省四勿為先；吾佛制心，必以三業七支為本。歷觀上下古今人物，成大器，宏大業，光照宇宙，表表為人師範者，未有不由此以至彼，由麤以極精，由近以致遠也。今之學者，多以口耳為實學，以己見為真參，以游譚為順物，以縱浪為適情，以弔靡為容衆，以恣肆為養志，以安飽為調身，以緣想為正心，以束斂為苦形，以端莊為恃傲，以克念為自苦，以精持



憨山大師法語

淨空法師 選輯

為矯飾，以道業為長物，以身世為金剛，以生死為餘事。身之不立，心之不究，道業之不成，學問之不精；此其所以世愈下而道愈衰，心日昏而志日喪，風日靡而行日薄，教日頹而法日毀也。捕風捉影，後學無憑；望吾人之修而見淳全之質者，其可得乎！孔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是以周公之夢，鳳鳥之歎，有志君子，豈容情於自己哉！二子勉旃！

◎ 示杜生

孔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又曰：「隱居求志，果何求歟！」軻之言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此聖賢

教人，披肝露膽處也。夫螳螂怒臂以當車轍，此其志果何如哉！吾嘗觀世之學者，每曰「有志於功名」，或曰「有志於富貴」，或曰「有志於忠孝」，舉似可佳，及乎稍遇挫辱，憂患飢寒，貧病不如意事，則氣消神沮，呻吟困苦不可言；稍有忤逆則忿不顧身，酒色淫蕩則樂以忘生。是則居常所云「志」者，未見如孔之所教「不可奪」，孟之所教「持之」也。此無他，蓋隱居未嘗求之耳。嗟乎！挫辱憂患，飢寒貧病，拂忤酒色，不大於車轍；而人不小於螳螂也。竟無一怒以當之，此何以故？學者深求此，可與言志。



